

聖教雜誌

二十五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1936-2

目 要

- 公教青年之訓練……………編者
- 許績曾奉事天主虔誠問題……………徐宗澤
- 幾個潔德的仇敵……………吳應楓
- 對於公教報紙的感想……………徐宗澤
- 真教辯護學對於現代科學所抱之態度……………沈造新
- 創立耶穌會之聖依納爵……………
- 耶穌傳……………楊堤
- 俄國宗教信仰衰敗之原因……………丁汝仁
- 藥湖安慶途中的雜感……………徐宗澤
- 陸徵祥晉鐸的鱗爪……………吳應楓

REVUE CATHOLIQUE

誌 雜 教 聖

期 二 第 N°298 卷 五 十 二 第
月 二 年 五 十 二 國 民

目 要

公教青年之訓練	編者
許纘曾奉事天主教誠問題	徐宗澤
幾個潔德的仇敵	吳應楓
聖教華故拾零——明末中國傳教區演進簡史	
對於公教報紙的感想	徐宗澤
眞教辯護學對於現代科學所抱之態度	沈造新
創立耶穌會之聖依納爵	J. Dissard
耶穌傳	楊堤
日本地理條件與其大陸政策	洪思濟
俄國宗教信仰衰敗之原因	丁汝仁
蕪湖安慶途中的雜感	徐宗澤
陸徵祥晉鐸的鱗爪	吳應楓
隨筆	澤
信箱	澤
教中新聞	

中外大事表

教廷覆蔡寧總主教函 前任宗座副總主教陸任信部秘書
 長華國公使到京 華籍方濟各聖會李修士在國
 登錄華國公使到京 華籍方濟各聖會李修士在國
 高華國公使到京 華籍方濟各聖會李修士在國
 連教區發達 上海徐家匯泥甯教務近況及三十六名保守榮受主
 山西教區發達 雲南成立大修院 貴陽教區消息三則 北平輔仁女
 教付洗之誌 雲南成立大修院 貴陽教區消息三則 北平輔仁女
 子中學近況 主徒會第一區留學司鐸 巨國 甘肅教區 北平輔仁女
 九江監獄典獄長 雲南成立大修院 貴陽教區消息三則 北平輔仁女
 始建築 美籍耶穌會士在南京之計劃 上海極中會修女在揚州之新
 事業 徐匯中學聖母會年會 上海聖心女子高中行破土禮 德國公
 教之盛況 印度三萬萬禱去公權之民族將歸奉公教 高麗公教慶祝
 第一百五十週年

匯 家 徐 * 版 出 社 誌 雜 教 聖 * 海 上

號 一 三 八 二 第 字 警 証 記 登 部 政 內

類 紙 聞 新 爲 認 號 掛 政 郵 華 中

●收買志書通啓

逕啓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二千二百多部。惟尚有所缺。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搜。不勝感激。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尚此佈達。順頌台祺。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本誌論文凡不注明錄聖教雜誌及作者名字概不准轉載請注意

●欲購九八大會照片者注意

此次九八公進代表大會。在滬舉行。爲吾國公教史上空前盛舉。所有大會全部照片。係由天津美華攝影公司承辦。現已全部曬竣。編有目錄。共百七十餘張。裝訂成冊。封面煬金字。雅觀非常。國內外教胞應人手一冊。留作永久紀念。餽贈親友。尤必極受歡迎。有意購備者。請直函天津英租界中街一三四號美華攝影公司。當立即配齊郵奉。價目單函索即寄。本社承該公司惠贈一冊。特此鳴謝。并介紹。

代售處 上海洋涇浜信者書店
徐家匯公教進行會

●本社優待新定戶

聖教什誌創辦至今已二十五五年之歷史。茲爲紀念起見。本誌特放大篇幅。增加小字。俾材料更形豐富。又爲優待新定戶。凡在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底訂閱者。擬辦法如下：

定一份贈勒賽夫人日記及日思錄一冊

定二份贈小英雄一冊

定三份贈增訂徐文定集一冊

以上贈品限於新定戶。如舊定戶加定份數亦有贈品。但定閱者須註明新定戶字樣。又須付現款郵票十足通用。本誌每年連郵一元二角。外國另加郵計算。

自本年年起。定戶一律無折扣；但爲優待起見。凡一戶（卽一名字）訂十份者加贈一份二十份者加贈二份。餘類推。

社會學概論 每洋四角。郵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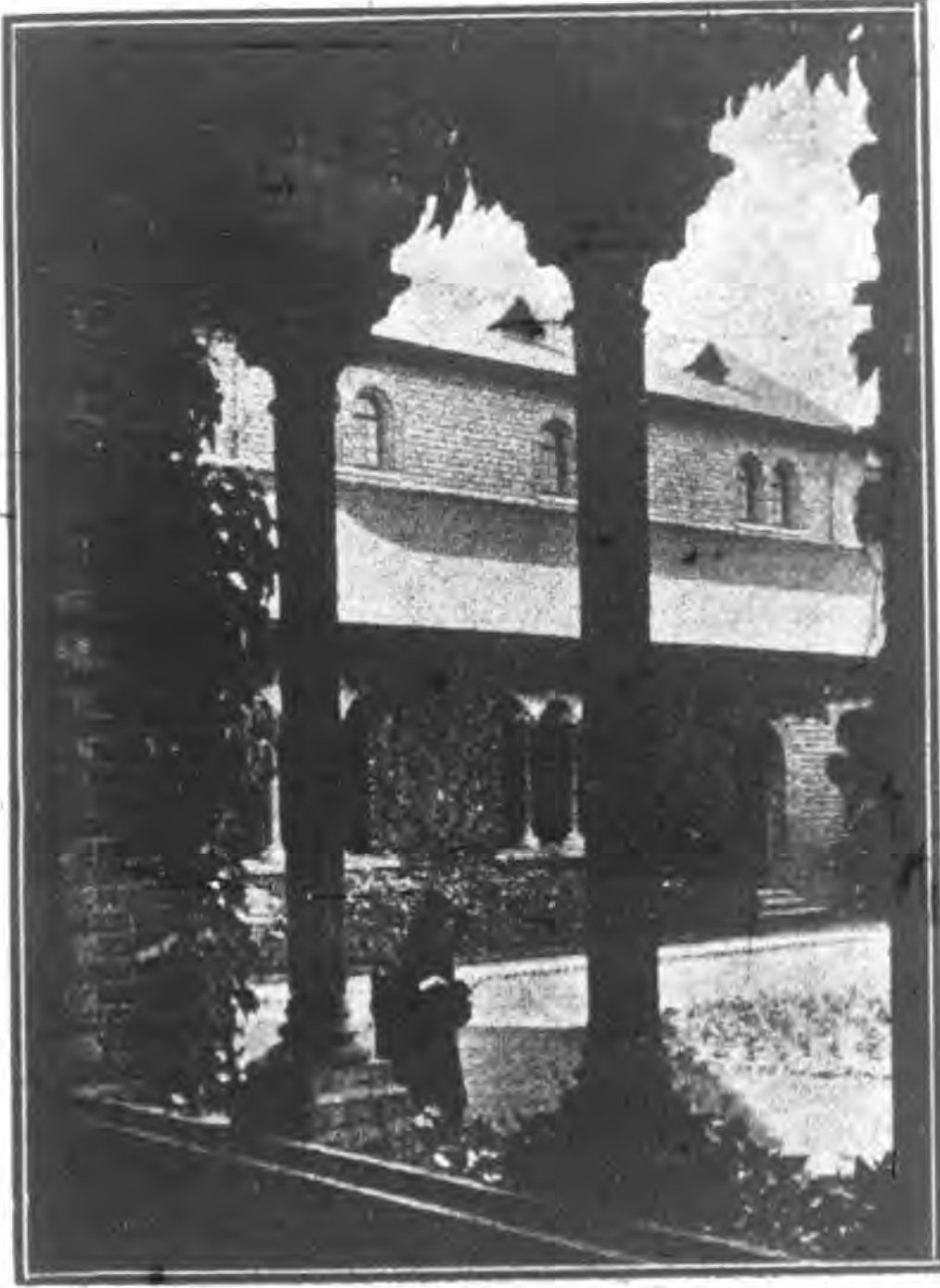
社會經濟學概論 三角五分。郵另加。

公民課本 第一冊 原行編 售二角半
第二冊 法制經濟 售二角

小英雄 三角半 十字架影 二角半

彌撒和教友的生活 三角。郵另加。

陸徵祥祝聖品典禮



陸徵祥晉鐸後席上慶賀



剛總主教祝詞



陸公答謝詞



洪洞聖心修自道堂聖堂紀念二廿
一九三五年

公教青年之訓練

編者

吾中國聖教，將來之廣場也，其主要之責任，允在公教教士身上，然青年爲將來之主人翁，公教青年所以爲公教之宣傳，亦負有其一部份之重要工作；公教青年故有訓練之必要。

從何訓練？曰：訓練公青之知識，訓練公青之志願，訓練公青之道德，訓練公青之作事。

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之造就非一日一月之功，必也積年累歲，經代而後，方能陶鑄出類拔萃之人。人徒羨歐美公教中多人才，而不知其栽培陶養之功，若是之長且久也。願聖教傳入吾國，亦有三百多年之歷史，明末清初有愛護聖教，宣揚聖教之傑出人才，而今日反罕見者何哉？殆未注意公青之栽培問題乎？

公青者聖教會之期望，國家之中堅，將來之一切事業，惟公青之是望；蓋公青生長於現代，吸取現代之思想，有適應現代環境之彈性，而中年人老年

人已有先入爲主之觀念蘊蓄於心，對於現代之思潮，自難輸入其明悟而易受接受。公青又年富力強，喜活動，勤工作，不畏艱難，不怕挫折，多勇往直前之氣概。而老年人往往又因富於經驗，長於劃策，以穩健持重鎮靜爲目標，而少進取奮發之心。夫天下任何事業不可結晶於一，不進取，則延遲；時間常前往不息，一失其機則無能挽救；富於進取之公青，所以爲吾中國聖教將來之一大希望也。

雖然，公青之希望亦當有老成人之愛護，培養，獎掖，方能結美善之果，所以老成人者負有指導公青之責職者也。老成人以其經驗之所得，智謀之所見，學識之所獲，導引青年，以先知先覺策勵後知後覺，必能得優良之效果；而公青一經良善之導引，頓成佳材，能任大廈之棟梁，而底柱中流；此公青之訓練所以爲緊且要也。

許纘曾奉事天主虔誠問題

徐宗澤

近日我因搜集先文定公的遺著，對於明末所刻的書本，非常注意。一日在滬上書肆，偶見華亭許修之先生適志齋集一書，隨手展誦，即見先文定公序文一篇，快慰異常。許修之者，諱樂善，纘曾之曾祖。纘曾者先文定公孫女甘弟大之子，徐許有姻親，故對於許氏，我亦有一種特別興味研究。許母徐太夫人，已有傳行世，茲不論，今進論其子纘曾。

論纘曾，資料無多，除散見於中文書中之詩文外，有清初時西士之所記，但亦片羽鱗爪，未得系統之敘述，今取此二源以畧述之焉。

先言其傳，據江南通志乾隆本云：

許纘曾字孝修華亭人，明通政使樂善曾孫，順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陞中允，以才堪外任，轉江西驛鹽道，（一六五八年）理郵政，以豁民累除，饑蠹以通商引，遷川東道時，（一六六〇年）寇孽未殄，從征萬州，（一六六三年）及取大昌皆有功，擢河南按察使，（一六六四

年）莅職勤敏，刑獄一清，以事罷，（一六六四年）復補雲南按察使，（一六七〇年）尋乞終養歸，（一六七一年）（嘉慶松江府志，同治蘇州府志，均有是傳。）

又國朝詩別裁集卷二：

許纘曾字鶴沙，江南華亭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滇中按察，著有寶綸堂集。

又據許纘曾殿試策，所填三代脚色：

應殿試舉人臣許纘曾年拾陸歲，係江南松江府上海人，由廩膳生應順治五年鄉試中式，由舉人應順治六年會試中式，今應殿試，今將三代脚色，并所習經書開具於後。

- 一 三代 曾祖樂善故祖士儁故父遠度存
- 一 習經書

又許纘曾寶綸堂稿自序：

順治十年，年二十七，丁父憂。

今將中書所記之事，參以西士之所記，以考訂

其年月。許母徐太夫人生於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嫁於天啓二年（一六二三年）時年十六；續會生於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年）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舉人，六年進士，其殿試策三代脚色，填十六歲者，蓋填少七歲也。

續會之夫人係太夫人所選擇，出自松江望族；且由太夫人感化皈依聖教，其母與弟兄等厥後因太夫人之訓導亦均入教，太夫人愛子情深，從小循循善誘，教以事主之道，續會通籍後，初在京作官，繼而外調，一六五八年續會爲江西驛鹽道，駐節南昌，在任三年，翌年一六六年調任四川成都，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又擢陞河南按察使，然在此時楊光先正興起曆獄，誣告湯若望，而進教官員因而連帶解職，許續會亦其中之一，召至北京察問，此卽志乘公傳上謂：「擢河南按察使，莅職勤敏，刑獄一清，以事罷」是也。

不久而事平反，楊光先革職（一六六九年）凡爲曆獄無辜累及者，得以重見天日，許續會於康熙八年七月二十日，亦復還原職（一六六九年）

九年十一月補雲南按察使，十年到任，但蒞滇不久，以家有慈親，乃具疏乞歸，時在十一年，續會入滇回里，著有滇行紀程，東還紀程，續會歸後之一一年而吳三桂倒戈起事，續會掛冠後，奉事堂上，至是不復仕。（以上材料取自高龍磐 *Columbel* 神父所編江南傳教史一一一頁）

許公之傳畧既如上述，而公之事蹟，亦試搜集而言之。

公擅長文學，嫻於治政，公早歲遊庠，不久補廩，鄉試會試聯捷，而殿試策所填年歲，不過十六，是少年時文章已有成就，其故非他，得之家傳者實多也。蓋公之曾祖樂善公隆慶辛未進士，爲明通政使，公之父遠度，少舉茂才入成均，公自傳曰：「癸卯始發科，延今十有二人，而甲榜得其四，首銀台公，次光祿公，次卽余與余侄啓源也。」

公傳云：「順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陞中允，以才堪外任，轉江西驛鹽道。」是公閒居京曹，似有不足以展其才者，果也。一到江西，「理郵政，以豁民累，除蠹，以通商引。」公之仁政惠民，小試雞刀，卽奏

善效。及調任川東，張獻忠禍蜀之後，餘孽猶未盡除，公筮仕其間，「從征萬州，及取大昌皆有功」，其政績已可見一斑。旋即擢河南按察使，「莅職勤敏，刑獄一清」，治蹟之效尤為顯著。及自滇回里，不再出山，居家以樂天年。太夫人於康熙十九年逝世，享年七十有三。時公年五十四，公死於何年何月何日，不可考；但康熙丙子（一六九六年）年七十，鶴沙自序中自謂「余年屆杖國」，可見公享年之高也。

許公之事蹟留傳於吾人者，惟其實綸堂稿卷五鶴沙自序最為詳細；至公之熱心奉教，清初西士之所記載亦有可述者不少。但在另一方面，在公之詩文中，公對於宗教信仰，似有許多可訾議之處；此種矛盾之現象，如何以解釋之？

續曾為太夫人之長子，幼時太夫人特別訓育而培植者也，對於事主之道，尤為太夫人所注意。公之妻如上所言，亦為太夫人所選擇所感化而進教，故西士謂公對於母有殊特的孝愛之心，惟命是從，即太夫人亦特別愛護其子，常隨其側。公作官江西，太夫人與之偕往，南昌本有聖堂一座，惟湫隘殊甚，

不足以壯觀瞻，太夫人另購巨室，改為聖堂，華美倍前；及續曾調湖廣，太夫人亦隨去，復在武昌購地造堂，穆迪我得以寓居傳教。當時公署在漢口，太夫人為便利誦經求主，公署中亦另布置一小堂，穆公亦前往獻祭。凡此為宣揚主榮之種種工作，雖太夫人之功績，然其子必熱心贊助，有可斷言者。且太夫人事主虔誠，其子必效其表，而隨其行，亦可斷言者；是知許公對於教友之本分，必平日奉行勿怠者也。繼而許公擢調川東，以巴蜀險阻，太夫人不與前往，留居漢口，但公允許其母盡力幫助西士宣揚聖教，以慰親心，果也。甫下車，即創建聖堂於成都府，穆格我司鐸且因太夫人之請求，隨從其左右。穆公藉許公之權力，傳揚聖教於保寧府、重慶府，許多官員學士且有皈依公教者；此許公熱心傳教之功績，固當時之西士有筆記可按者也。

不久公又作官河南，太夫人聞此音信，追念前教士傳教開封，築有聖堂，教務蒸蒸日上；祇因李自成之亂，聖堂坍塌，教士離散，今因其子仕官其間，因思設法助教士進去，乃函其子相機恢復教務。許公

謹遵母命，方到開封，即將淹圯之聖堂，另拓新模，重新建造，未幾而落成。此種熱心傳教之工作，非有堅固之信德者，固不能爲也。錄高龍警司鐸傳教史一百十二頁及柏應理所著許太夫人傳 P. Philippe Couplet s. j. 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 Candide Hu.

從上而言：許公不特是一個熱心教友，且是一位聖教功人；聖教在明末之時，根基未固，易爲挫折，明清遞嬗之際，全國擾攘，傳教更形困難；順治康熙間，教務得以恢復前狀而進展者，太夫人之力實多，而其子之功實亦不可沒者。

然在另一方面有一事深爲詫異者，卽許公入蜀，有重建巫山縣漢前將軍祠，及城隍廟祭文，并自序中謂房中執巾櫛者數人；又丁卯臘月遣葬清河侍兒詩一首有謂：

生綃圖畫寫相思，窄袖纖腰似舊時，一片烟雲迷蝶夢，五更風雨葬花枝，螟蛉宛轉隨人泣，女伴叮嚀絮語遲，屈指傷心寒食近，紙錢斜帶綠楊絲。

（錄陳垣先生所著「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

之天主教）

又遊峨眉歌，及睢陽行，（見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二篇中又語多涉及鬼神佛道等詞，非教友口吻，或至少有許多語句，當避用者。

又公在雲南服官時，曾著一書，不無許多神道佛家怪誕之事涉其間。

又當公在河南任，楊光先於康熙三年七月（一六六四）興起曆獄，捏誣湯若望等，與各省傳教西士，陰謀不軌，狀告禮部，奉教之官吏，亦捕提審問；許纘曾是不在例外。及開堂審問，許公未敢毅然發顯自己之信德而承認自己是教友。

因上言之種種事實，許公之信仰問題發生疑慮，公究竟違背信德否？公究竟不守教規至終不改過否？今欲解決此問題，中文書籍不足恃，公自述之事亦多掩蓋，蓋公爲避去信教之嫌疑，不敢顯露自己之信德焉。

然則有何切實可靠之證據否？曰：有；卽與許公同時之西士所記關於許公之實事是也。是類之記載有二：一，柏應理神父，一，聶仲遷神父。

柏應理，順治乙亥（一六五九）來華，先後傳教於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尋奉調江南，秉鐸於松江、上海、嘉定、蘇州、鎮江等處，著有許母徐太夫人傳。聶仲遷，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到華，傳教於江西、廣東，著有中國史 *Histoire de la Chine* 所記自一六五一年至一六六九年中間之事，關於楊光先難為聖教事尤詳，其所記有價值，因皆從親聞目覩之人而來，是書出版於一六七一年。二鐸所記太夫人之子續會之事，如在江西、湖廣、四川、河南，建築聖堂，上已敘述，不再多贅外，今言其為聖教之故，如何多受挫折而不怨不尤也。夫自徽人楊光先嫉忌西士湯若望後，奉教官員，不特俱遭罷斥，且都捕逮治罪，而許公所受虐待，甚於他員，以其在各省任所多建天主堂故。聶公謂許巴西（許續會聖名）一聞楊光先難為聖教之新聞，即將他以前所建造各聖堂中之一切頌揚聖教文字，完全毀滅。（P. Gieslon, N. 127）及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公在禮部受審時，因怯懼，自謂幼時曾經領洗入教，但長大後，已不守教規矣；相反，許之漸雖為教外大員，然勇敢不懼，在審時，

贊揚天主聖教。二許受審時，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四司鐸亦皆在場（P. Gieslon: *Histoire de la Chine* N. 127, 128）又橫翰 P. Vath 司鐸所著湯若望傳（德文一九三三年出版）亦謂「許巴西（續會聖名）在禮部署前審問，軟弱無勇，竟不敢顯示信德，但不因此而保存其官爵。」聶公又謂「其母甘弟達聞續會此事，非常憂痛，泣求天主，賜以改過，慈母之淚果不虛望也。」（P. Gieslon, N. 131）

「慈母之淚，不虛望，」果也及續會削職剝權歸里，太夫人反以為榮幸，以為為主而被窘難者福也。柏公曰：「太夫人如何翕合主旨，甘心忍耐，非筆舌所能宣述，蓋太夫人以其子之禩革，其罪案為建築聖堂佑庇教友故也。」（*Histoire d'une dame*, p. 57）鶴沙自序云：「冬十月會徽人楊光先修費於遠西湯道未波連都御史佟，御史許與余三人，或係作序，或係捐銀，同時罷官。」可見公自諱不言為教而禩革。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楊光先之誣告教士案既明白，楊光先乃革職，湯若望通微教師之名

復行給還，照伊原品賜卹；其許纘曾等，應令該部查明原職給還。十年遣送在廣東之教士，得以重入內地傳教，各省聖堂恢復舊觀。然於此時也，太夫人以聖教平安爲可懼，而反以艱難爲可恃，因其子之熱心較前爲遜，爲聖教作事之精神，亦不及其作官思想之更爲熱切。從此可見許公雖一度不顯然承認自己之信德，然革職歸家後已痛悔前非矣；否則太夫人謂聖教平安而其子之熱心反而減少之言爲不可解。聶公謂「慈母之淚不虛望」亦無意義也。

太夫人之所料，固有其徵驗。康熙九年，許公補雲南按察使，是時吳三桂鎮守雲南，聲勢顯赫，清廷畏之，乃有撤藩之計。許公與吳三桂頗多交情，有密切之接觸，以下譯柏公之言富有經驗，且多智識，見三桂日趨於危險之途，必有不測之禍患臨之，爰具疏皇上請求歸田養親，皇上許之。許公歸至松江，爲表示其感恩之心，獻吳三桂以豐盛之禮物。及十二年（一六七三）三桂舉兵反，親作書許公，謝答其餽贈，并言不久自己將到松江會面焉。公許官雲南白序中言之甚詳

此信苟無天主之特別保護，竟能爲許公成爲

傾家蕩產之禍根，蓋許公爲此函件親至蘇州南京在總督及將軍前洗刷一切，而若輩在朝廷前亦代爲排解，致無變故發生也。因此太夫人常視雲南省爲其子一至危險之地，一陷阱，幾喪失其身靈，因雲南爲極南邊省，無教士，其子之拋棄教友熱心之本分者，蓋以此也。

雖然，太夫人見纘曾之冷淡因而憂痛，然有一事足以慰之者，即許公非常敬愛聖母，晨晚必誦規定之幾遍經文，以表示愛慕聖母也。

又有一日，太夫人知悉其子曾著一書，其中涉及佛家之神話，占卜之妄事，及他關於異端，教友見之，誠非善表者，戚然不悅，乃命其子將所印之書與夫書版完全交出，送至堂中，求教士全數焚毀，并補其惡表。纘曾自傳謂：「輯有勸戒圖說八卷，三年而後成，余母見之，猶以其旁涉二氏，非吾儒本旨，尙須刪削改正，乃可行世，至今生計日疏，無力刪刻也。」（見寶綸堂稿卷五）殆指此也。不特此也，太夫人爲鼓勵其子之熱心，屢次令其伴已到堂與祭，此堂爲太夫人所建築在松江城外。許公爲補贖前愆，行

一總告解，痛悔一生罪過，且領聖體焉。

補應理所著太夫人傳六二頁一六九頁

從上西士所記觀之，與研究之所得，論許纘曾，我們可有以下幾個結論：

一、許公是一位有情感之人，甚愛其母，惟命是從，即自雲南作官歸里，其母命其焚書并開四規，告領，一一遵行，無違。又甚愛聖母，晨晚必念幾遍恭敬聖母之經。

二、許公因愛其母，在太夫人鼓勵之下，建築許多聖堂，書匾額以飾聖堂，又多多助西士，宣揚聖教。

三、惟公性軟弱，志意似欠堅決，易為環境所轉移，因而當楊光先難為聖教時：

甲、一聞難作，即將他所建造之聖堂中，凡有他的頌揚聖教之文字及匾額，不待官長之追問，自己毀除盡淨。

乙、在禮部鞫審時，公然言現已不信教，且當在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之前。

丙、許纘曾自序中有曰：「徽人楊光先，修贖於遠西湯道，未波連御史佟，御史許，與余三人，或係作序，或係捐銀，同時罷官。」準此其罷

官罪案，一若與天主教無關焉。

丁、曾著某書，涉及異端與聖教不無違背之處。

且在別種詩文中，亦有外教之語言。

戊、丁卯臘月遣葬清河侍兒詩中有一「屈指傷心寒食近，紙錢斜帶綠楊絲。」似許公亦依外教異端，墓祭而用紙錢也。

己、許君自序中謂「房中執巾櫛者數人。」又

同上詩中有句云：「螟蛉宛轉隨人泣，女伴叮嚀絮語遲。」對於道德，許公似有虧缺。

庚、與吳三桂結友誼，并書札禮物往返。

上言各節，皆係事實，不可掩飾，亦不必掩飾，惟不無解釋之處：

關於甲節，可見許公之怯弱；然有時為避去更大之教難，恐亦為智者之所當為者乎？

關於乙節，許公言現已不信教，此係事實，不可為之掩護；惟觀西士之所記，謂「彼因膽怯，故不敢公然承認自己是教友。」但雖如此，而其信教之事實，昭然人間，故仍與其他奉教官員一併革職。及彼回里，因太夫人之泣求天

主，故卒獲改過自新焉。

關於丙節，許公之罷官，不因爲作序，因爲捐銀，然因爲各省多建天主堂故，已如上言，此爲當時之西士所記，而西士之所記，皆爲親聞目覩者。許公之自序所云：未免太明哲保身乎？

關於丁節，以天主教人而著與天主教道理相左之書，不無詫異，且爲教友是一個壞表樣。但因太夫人之責備，以所著書及書版交出，并爲補過起見，太夫人請教士焚滅盡淨也。其勇於改過有足多者。

關於戊節，吾國文人學士，往往以詩詞爲戲遊，許公所言殆亦弄文墨之類乎？且云「屈指」是指將來而非過去，故實行與否，未必然也。

關於己節，許公身入仕途，與世浮沈，道德方面，未免有虧；誠如太夫人視雲南爲其子身靈之陷阱，又以聖教平安爲其子之熱心方面，反而有害也。但自雲南歸後，許公會行總告解，領聖體，痛悔前非矣。自此以後，息影松江，以養

親爲事，其與太夫人團聚家庭者又八年（一六七二年—一六八〇年），故得其熱心之薰陶，必多多也。公自序云：「九月朔旦（其母）與續會訣曰：汝爲我故，誤汝八年進步，此後汝當自勉矣。余泣對曰：但願母壽百歲，爲子者亦得息肩藏拙，於願足矣。設有不諱，自揣年近六旬，斷不奔走四方也。母喜曰：審如是，我心安然矣。太夫人故世時，許公已五十四歲，且以後不復出仕。松江教務自曆獄後，日有進展，教士且有常駐者，故許公有許多扶助，不致再覆也。至一房中執巾櫛者數人，一似公晚年未善守教規，但自序中又接下曰：「陸續遣去，俾有家室。」此語也，顯示改過遷善也。

關於庚節，當公在雲南時，吳三桂權勢薰灼，公與之善，自與趨炎附勢者不同，恐亦有不不得不然者乎？觀其見機而退，以養親爲名可知矣。其歸里後，送禮餽物，出自一種知恩報德之心，非有他意；蓋個人之交情爲一事，而預聞其政謀又是一事。否則何必托辭致仕耶？

要而論之：許纘會者早歲通籍，優長詩文，而又熱心於聖教事業，且又敬愛聖母，孝事母親者也。惟在當時，聖教之地位，在吾國猶未堅植其根，明末，聖教傳入為難，清初，則聖教保存又難，而教友之中，又無達官顯宦，以庇護之；許公雖投名仕籍，而孤立其間，無堅貞之意志，勇毅之精神，所以不免為世情世榮所包圍，而傾覆也。然其情可原，其心可諒；其勇於改過，尤當嘉讚；其晚年詩文中雖涉及佛道，然不過為一種文人之弄筆墨，費納龍 Fenelon（一六五一年—一七一五年）法國剛勃來 Cambrai 之總主教也，其所著之 *Télémaque* 一詩中，尚涉及維那斯 Venus 女神，朱匹特 Jupiter 等等神話神史，然誰信費總主教欲棄羅馬公教而恢復古代之異端信仰耶？至若已往之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及其過也，人皆

仰之，吾人對於許公亦當有此思想。他若彼之熱心建造聖堂，扶助教士，曆獄反平之後，上海及松江之天主堂，及西士住院得以重行收回者，亦皆許公之力（Colombel: *Mission du Kiang Nan II partie*, p. 315）。吾人不讀中國傳教史，不知聖教傳入中國之困難，不知吾中國之聖教，不知有功聖教傳入吾國時之先哲偉人。撫今追昔，不禁深慨係之。

參考書 Greslon p. j. *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 Paris, 1671 p. 64 etc.

Pfister, No. 300, 302, 364. 225

Couplet: 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Candide

Hu p. 57, 61-67.

Colombel, *mission du Kiang Nan II partie* pp. 109.

315.

許纘會寶綸堂稿：鶴沙自序

此序承陳懷在先生抄不特此誌謝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五

●北京成立聖母會及張燾的事畧

聖母會是一個很好的會，特以恭敬聖母為宗旨的。中國第一的聖母會是由利瑪竇於一六〇九年，在北京成立的，起初有四十會友都是新教友，他們很熱心，每月首主日做會期，他們在一年之中勸化領洗的有一百多，張燾彌格爾也是其中的一人，由利子親自付洗的。張燾知辣丁文，一年中的辣丁經文，他念誦如流，他和楊廷筠是有親戚的關係，楊公的進教，受他的規勸的影響也不少。在打遼東的時候，他在孫元化的部下，徐文定公遣他到澳門，購買軍火。一六二三年他病了，利瑪竇發顯他看，并責備的他幾樣過失；即痛悔，病也痊好了！

幾個潔德的仇敵

吳應楓

淫言 愛談桑間濮上淫亂的人，害了自己，還害人家。那個受毒的人，再把毒傳開去；這條黑毒的鐵鏈，繼續承承，節外生節，你看可怕不可怕。荒郊行獵，無意中打死了你的同伴，豈不是一件終生的憾事？用淫言殺靈的人，他的責任，重不重，重到什麼地步？耶穌說：「禍哉！引人犯罪的人。」保祿宗徒說：「一切非禮的話，在你口裏，當掃除盡淨。」

邪淫的話，不要話，也不要聽。你恐怕要說：這種談話，爲我如耳邊風，不發生什麼影響。火燒足前，牠的熱氣，你能不感覺麼？到底我不能用棉花來塞耳。你能繃眉，表示不滿意麼？人將叫我假聖人。你可說：我願寧做假聖人，而升天堂，不願做真聖人而下地獄。人將藐視我。表面上這樣，心裏頭相反：風霜中的黃花，傲骨稜稜，誰不羨慕呢？人家將磨難我。唯唯，若你形單影隻，呆頭呆腦。否否，若你活潑廣交，能教光明之子裏頭，組織一個團體。金城湯地，誰敢來擲掄呢？當知做聖人，做好教友，決不在縮着頸，板着面，古

新聖經裏，我只知有叫人歡欣踴躍的句子。

我認識幾個大學生，他們給我說：對於那些輕佻的同學，只要在起初十天裏，不屈不撓，守正不阿，十天以後，他們將敬愛有加。爲此，或者以爲惡人的所以這樣強橫，因爲好人的太軟弱。

黃梅時節，雨霧瀟瀟漫的一天，上海某中學的走廊下，三五成羣的學生，正在彼此談天，消磨那飯後休息的時刻。陸隴的一團中，或者言語失雅，他就面紅作色。主講的人給他說：「你非小姑娘，無必這樣。」陸隴提起右手，右頰後左頰，霹靂聲裏，掌擊兩下。然後對他說：「請看小姑娘的本色。」事後別的同學，都稱他好漢，對方也自認自認，引爲自己的知己。

好奇心 青年裏面因性慾的衝動，外面因人家的隱語，對於性命的原始的傳播，就發生了好奇心。於是暗裏去查字典，翻醫書，看別的專門的小冊子；或在同伴中，彼此質問。一般已經敗壞的青年，就得施行毒手，投入於孽海裏。可憐多少聰明有爲的

少年，竟爲此誤了終生。親愛的青年，對於這些問題，你可老老實實去問你的父母，或你的神師，或別一有德學的人。你的父母很愛你，必定不哄騙你，必定要給你一圓滿的答覆。

起臥的時刻 這是兩個危險的時辰，魔鬼的誘惑，每在晨夕。那隻可愛的床，往往是青年爲潔德奮鬥的戰場。早上醒後，貪懶的毛病，最是危險：因爲繡花枕下，伏着惡魔。Mr. Pasot 柏高在他培植欲司的書裏說：「你給我說：你幾點鐘起身，我可給你說：你是否惡習的人。」醒後躺於床上一點鐘或好幾點鐘的青年，必定是有惡習的。聖方濟各撒肋爵說：「起身早，保護康健和聖德。」幾句實用的勸告：定一起身安歇的時候；晚上不宜多喝酒；不當在床上閱讀；被褥毋過於軟熱；臥房毋過於溫暖；臥時的態度，當端正厚重。

空閒 空閒是一總毛病的母親。爲潔德，假期比學期更加危險。讀書的假期，每該爲修德的假期。看到假期前一塊天真的青年，假期後竟塵垢滿面，能不浩嘆麼？爲這個緣故，無論怎樣，終當做些事情：

打拳也好，擊劍也好。整理明信片簿也好，搜集萬國郵票也好。打鋼琴，彈琵琶也好。拍網球，學游泳也好。河邊釣魚也好。花園裏種花也好。Frank 菲朗格冷說：「什麼事情都不做的人，已近於做惡。」若你能讀些書，做些爲社會，爲公教有益的舉動，如加入清潔週，國恥紀念會，如加入公教進行會的宣講團，公教青年會的暑期研究會等等，自然更加好。

跳舞 跳舞的名目，日新月異，斷非門外漢的，我所能枚舉的。有光明正大的，有傷風敗俗的，有無可無不可的。對於第一種，自然不成問題。對於第二種，我們公教的青年，一定不當參與。對於第三種，當十分審慎。Mgr Desclamps 戴勳主教引一世俗女子論跳舞的話如下：「我們若見我們的女兒，在青年男子的臂懷裏，我們將怎樣驚號呢？」山園中的耶穌，對自己的宗徒說：「寤，禱，免陷於誘惑，爾心殺，爾軀綿。」伯多祿因爲貪睡，三次背了耶穌。那些時髦的少年，他們的心未必殺，他們的軀更如綿。現在沈淪於淫逸的空氣裏頭，和彼巾幗的英雄，手牽手，面對面，不啻以火星擲於枯草裏，怎樣能不炎上呢？親

愛的青年，跳舞後的你，作一度老實的省察，你的良心上，能波平如鏡麼？

電影 今夜跳舞去麼？今夜看電影去麼？幾成爲星期日，或別的慶節，青年相邀時最普通的問題。有友自遠方來，除請一次大菜外，就是陪他到跳舞場裏電影院裏去。最可嘆的，一般盲目的父母，竟視電影爲子女的獎品：「寶寶，今天用心念書，今晚我們要領你去看電影。」

銀幕啓閉的前後，電影院前，蜂屯蟻集，萬頭攢動。相反，主日彌撒，天主的宮殿裏，爲教友一面寥若晨星；生氣勃勃的青年，更加不多見。民二二年的六月裏，我在柏林的時候，一天跟着一個德國朋友去參觀工人區。這天適值星期，十字街頭，在斜陽的光線下，我只見衣冠楚楚的男女，向同一方向而去。我的朋友給我說：「那些人中，大半是到電影院裏去的。」「德國的不景氣，當怎樣解說呢？」我驚訝地問他。他答應我道：「電影院是窮人的戲場，無論人家怎樣窮苦，看電影的錢，終可以設法的。」我想這幾句話，拍於中國幾個大城裏的人民，雖不中不遠，

矣。L. Talabert 郁拉倍爾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份的學報上說：世界上電影片的貿易，在煤麥後，當首屈一指，電影的潮汐表的高度，可見一斑。

電影的善惡怎樣？我敢說：「公教團體辦的除外——大半是帶危險性的。對於這個問題，我嘗問過一個富於經驗的朋友。他給我說：只映純正影片的影戲院，三月後必定要倒閉的。若這句話是真的，去看電影何等危險呢？試問幾多罪惡的學府何在？人家將不加思索地指電影院。」

靈魂受了害，肉身未必真能休息；即使稍能休息，可比青草地上的足球網球，郊外的陽光空氣麼？我纔說：我到過德國，在慕尼克的時候，我嘗同兩個朋友，去游過一條鄰近的石湖。在枝頭好鳥歡迎朝光的歌聲裏頭，我們各背饌糧，出門向目的地而去，一路行來，不知逢幾多往鄉野去的男女老幼。到了湖邊，我們雇了一隻槳船，他們倆個且划且唱，爲我唱了不少的德國歌謠。我也爲他們唱了中國的國歌和三板，又念了李白的幾首詩。後來湖心午餐，有著名的皮酒，有清甘的汽水，正樂也陶陶，學年考

試後，我的疲倦的腦筋，至此已完全復原了。現在我想到那次的逍遙，我的兩個友人歌聲，彷彿還在我的耳鼓上打着，玲瓏的槳船，彷彿還在綠水上蕩漾着。親愛的青年，你要休息，你們當擇一真能休息的地方。

小說 一九三二年，七月底，爲參與瑞士弗利堡的傳教週，我在日內瓦勾留了四五天。秀麗的明山，正令人依依不捨。當我在盧駱銅像下，徘徊的時候，導我游覽的朋友，却給我講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他說：有個讀過 *La nouvelle Héloïse* 的青年女郎，一天來到這裏，撞碎了自己的腦袋。當時紅血灑於作者的像上，秀麗的湖山，遭了一度的蝕。

一八七四年，六月裏，一個法國兵馳那氏，因爲他把一警察推於塞納河裏，和犯了別的刑事，被判當槍斃。臨刑前，淚如雨下，他自認自認說：「我快要死了，我信仰天主，我求他寬免我的罪。我是大罪人，到底還有別的人，他們更加有罪，就是不好的著作家，和新聞記者。他們教我棄絕宗教，相反政府，放我於死地。」Grinilien 格冷的杏是一個外教人，他說：「

我寧願你不能念書，比看見你念有害風化的書。」聰明的青年，上面幾段見聞錄，望你們平心去想想。

私愛 在學校裏面，尤其是在寄宿的學校裏面，往往發生一種覺性的友誼，私愛，就是指點這種友誼。牠的主動者，是年紀較長的，被動者，是年紀較少的。Hornet 奧那藹爾神父以爲這種愛情，無非是愛女性的愛情，不過弄差了方向。因爲在被動的身上，常帶着一種女性的溫柔美麗。這種交情，起初能是潔白的，到底星移物換，漸漸可變爲肉愛。今天送一張聖像，一條絲手巾，明天在花園裏，攜手同行；後天在柳蔭下，接吻談心。張三說魔鬼的誘惑，李四說慾情的衝動。當一個牛吞牛吐的時候，別的壯他的膽，給他說我們是兄弟，兄弟間，當老實。我比你稍長，恐能解釋你的疑惑。這樣江河日下，定要墮於罪海裏頭。

P. Verwersch s. 1 萬爾美血神父，在他論潔德的書中列陳這種交情的標記如下：私愛求專，有私愛生自肉的感覺，私愛的發生，是忽然的。一個注視，一次相遇，即能決定雷霆的轟擊；雖在宣佈前，能有

長久的潛伏。私愛每在性格相差的人當中：一個指使，一個聽從；一個強，一個弱。私愛求重複的表白，然後採用一種啞語。私愛是嫉妬的，使兩造決裂後再熱切地結合。彼此決裂，所以求和好的甘味。私愛的表示，用便條、肉體相離，原因不動，私愛即冷落。私愛使人良心疑懼。私愛引人到處寫他愛者的姓名。私愛常求見面握手，接吻，摸觸。在私愛裏，是一個脚色。私愛帶着一種神秘，藏隱情念。私愛最易激起邪念邪情。

不好的同伴 患傳染病的人，到病院裏去，醫生立刻放他於隔離室中，防他人受害。浮亂的人，也

◎明末中國傳教區演進簡史

明末第一位教士到中國傳教的，當推聖方濟各沙勿畧，他於一五五二年至廣東的三洲島，旋即去世。聖人也當說是中國傳教區的第一會長；因為在聖人逝世的一年，聖依納爵從葡省，分出東印度，立為一省，任聖人為省長。聖人之到中國，即用此名義。

聖人去世後，傳教中國的計劃又為范禮安所鼓動，不久之後，因派羅明堅，巴範濟，利瑪竇來華。

印度教務發展很速，後又分出日本為一省。澳門耶穌會的公學，當助中國的傳教事業的。利瑪竇到華後任為中國教區的會長，以至他的逝世（一六一〇），繼任的為龍華氏，自一六一〇年至一六二二年；龍公任會長時，適值南京教難，為傳教至艱苦的時期。繼龍公的為羅如望，但在二一六二三年即去世。金尼閣從羅馬回來時持有耶穌會總長的命，以中國教區，成為一省，分離於日本。（一六一八）一六二五年陽瑪諾為代理省長。一六三六年，傳汎際繼陽公為省長，直至一六四一年；但那時分為華北華南二教區；傳公為華北省長，管理北京，山東，陝西，山西，河南，艾儒畧為華南省長，管理南京，江西，湖廣，四川，浙江，福建；至廣東廣西，歸澳門遙領。

當禁閉起來。中古世紀癡瘋病人出病院，當搖一小鈴，使人家躲避。我們看見浮亂的人，也當避開。患癡瘋病的人，外貌醜惡，人家一見寒心。到底浮亂的青年男女，每是交際名花，臭肉引蒼蠅，有不可思議的吸引力。創世紀裏加音殺亞伯爾的故事，可算淫穢青年害人家的一幅忠實圖畫。風清月白，我們儘可到外邊去走走。到了外邊，就袖出手槍，行他的毒手。親愛的青年，你們不但該當怕能殺身的人，更加該當怕那能殺靈的人。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裏，教高林多教友不要同無恥的人來往，還要把他趕出去。

廿四·九·十四·松江

不 准 轉 載

對於公教報紙的感想

徐宗澤

本社爲今年春季，羅瑪華諦崗舉行世界公教新聞紙及雜誌展覽會的緣故，特將吾國的報章雜誌，加以調查，俾華諦崗展覽會，得知吾國新聞事業的狀況；因這個調查的動機，對於吾公教的報紙，發生幾個感想，今試述於下。

創辦公教報紙

報紙二字是新開報紙什誌

第一要有一個宗旨，

有了宗旨，於是言論有鮮明的對象，不致放無矢的。譬諸行路，必須有一目的地，路程又必須向這目的地而策劃，庶不中途迷道。吾國的公教報紙，有爲學術的，有爲教務的，有爲辯護的，有爲新聞的，有爲教育的；近年來各教區產生不少定期刊物，這亦足見吾公教新聞事業之一個好現象。但和別國的公教報紙比較之下，真幼稚極了！可愧極了！

每報當有每報的宗旨，這是自然的，不必多談。公教報紙在言論上最要的，要有公教精神，公教思想；所以用字造句，選擇材料等等，當出以謹慎，凡外教異教所習用的論調，所討論的資料，有與公教不

甚符合的，不當取用。這樣看來，論文的範圍，非常狹隘，不能自由談了。殊不知非也，凡爲我公教報紙所不能談的，我以公教的眼光評論之，凡有外教名詞，爲我公教記者所不可用的，我以公教化化之；這樣，報紙範圍，頓形擴大而不受拘束了。

因此，公教著作家當創造一種公教名詞；創造名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也不是某某人能創造，某某人當取用。創造的方法有二種，一是習俗習慣法，一是人爲法定法。前者是由著作家的試用，一而再，再而三，深入於閱者的心目中，不自知其然而爲羣衆所樂用，雖中間不無多少名詞的發現，終而被淘汰，取用惟一的名詞。例如 Protestantism 的名，有譯爲辯駁教，有譯爲誓反教，二譯名都是公教的，而誓反教的名詞，現在成爲最通用，最普遍，別一名詞就放棄而不取用了。法定的名詞，當要聖教會的神長規定的，但是規定之前，須要討論，已習用的當保留，已譯的，不當取消。勿炫新而驚異。

中國報章雜誌上的言論龐雜，思想糾紛，閱者如墮入五里雲中，莫知適從。公教報紙當引導思潮，與夫一切學說主義，示以當循之準繩。試取譬明之，如近日「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運動，「讀書競爭會」，「新生活運動」等等，論到這些事情，固正大光明，很切吾國今日的需要；但是這些運動，有牠的背景，有牠的目標；我們不能不分辨，不能不知道的。若亦為趨時起見，大事鼓吹，未免過乎分寸了！又如國民黨北伐的當兒，革民黨很劇烈地宣傳三民主義，吾公教中的言論，有贊成三民主義者，有不贊成者，有分別取舍者。在這個時候，公教報紙當示人以方向，不偏不倚，悉中肯綮。近年來又有共產黨宣傳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致吾國社會內部發生極大的變動，而青年之誤入歧途的，又不知凡幾。於此時也，公教報紙，有其極大之責任，作中流的砥柱。他若新文化運動，普羅文學的宣傳，非宗教同盟會，無神論的謬理，唯物主義的提倡，都是為吾公教報紙對象的討論問題。

討論這種問題有二法：一消極法，二積極法。消

極法就是辯駁謬理妄說，使對方的錯誤，完全指出。積極法就是闡明正理真道，示人以當從的道路。二法當然為衛道所必需，然消極法只指正人的偽謬；積極法乃真理的宣揚，一則所以是間接的，一則是直接的。

如上所言，公教報紙所負的使命，是何等神聖，何等重要。神聖的，因為這個工作，是宗徒傳教的工作，雖是間接的，但其影響之所及，能深入人心而易搖動。重要的，因為做時代思想的引導者，在自身，不但當有道德，當有學問，且論人評事，當有識見，當有智謀；蓋其言論之關係重大故也。

因此：公教報紙上論文，第一要穩妥，凡一種新的思想，新的主義，新的宣傳，新的運動，在未會成熟之前，未曾認識其目的之所在，與夫所用之方法，不當隨聲附和，不當私想借重，為之介紹，為之提倡。因為我們公教報紙，不在尚新穎，不在做先鋒，然在求穩妥而為時代的領導者。冒險雖有時成就，終非常道。

第二要負責。不論做什麼事，有一個責任，這個

責任當有人去擔負，事體方能進行；報紙的責任，在言論及宣傳上，有重大的關係，故責任也更為重要。責任云者，就是一件事的進行和成就，切實去工作而不推辭也。公教報紙的負責人，其最大的職任，是關於信德道理，風化倫常，與夫言論的適宜問題。但有一事當知道的，就是上言之三件事，都盡善無缺，但終免不了人們的評論，因為人們的意見不同，所以因得感情，成見，偏心，好評人的長短了。辦報者不要怕，切實去負責，不卑不亢，以大量心容納之可也。

第三要有主張。主張云者即個別的意見，不依附，不剽竊，不曲從。凡一報紙有領袖社會思想的資格的，必有他的主張，且其主張必健全，必超越，必切實，能引起人們的信仰心，足以指導時代之思潮者，為真正的主張。因此公教報紙不當奴於成見，偏於感情，審事度理，要以基利斯督的精神為精神也。

第四要提高思想，吾國公教中人，雖不少知識階級，足為公教光耀，然以全體而論，讀書識字的尚未普及，故教友知識的程度，不甚高尚。公教報紙的論文，所以要有充實的思想，豐富的知識，灌輸於教

友腦中，使之漸漸進境，而有高深的學問，至少公教報紙不要太低淺致不見重於人，相反，我們要一步一步的提高，站於教外報紙的同樣水平線上。

上言的數事，不過隨手寫來的幾個感想，不是一篇論文，更不是討論新聞學。現在吾國聖教會中有一個好現象，就是各種定期刊物的加增，印刷物的眾多，這亦足見公教文化事業的進展。但是我們當留意者，不在刊物量的增多，而在刊物質的優良。教外學者不喜歡閱看教中的書籍，不是因為所論的事是宗教，然因所寫的文，尚欠修飾；這也是我們公教人當留意的。我們所以現在最要的問題，是在栽培教中青年，不是在栽培青年精通外國語，然在栽培青年能寫能作；而青年的修生尤當優於文學。嘗有某人對我說：他幼時，不喜歡閱聖書，以為聖書的文理不典雅，今我不問這見解之是否正確，然對於聖書文理不華麗的成見，可以見了。現在時勢大改變了，文言國語可並行而不悖，只要寫得通順。但國語也有雅俗之別，譬如同一的一句話，出於文人之口，則覺雅，出於鄉人之口，即成俗了。

真教辯護學對於現代科學所抱之態度

沈造新

辯護學是在宗教的一切學問中最活動的一門；因為它隨着潮流而變易。在辯護學中最容易變動者要推與自然科學有關係的辯護學了。蓋在自然科學中人們尋到的證據最多，且其進化很速；因此問題也極容易變更。每次的新發現為那些反宗教的人們多得一證據；科學每次進一步，必減去信仰者們的信德的堅切。故我們當醒着應戰以鼓勵寡信者。

我們在這樣變動的事局上，至少富有一堅固的志向，才不致被那波浪的汪蕩所殲滅。故現在我們把科學與宗教的三大關係列在下面：就是同盟，抵觸，分解。

(一)

在原始時代已有了宗教與科學的同盟，一方面因為宗教包羅萬象，他方面宗教觀念蘊藏在人的認識力中。倘若人類漸漸地獲得各種文化，那麼，當他在原始時即有一種文化，即宗教是也。歷史亦

告訴我們說：在各民族原始時已發現了宗教。宗教使人認識天主與大自然，它又說出人類與天主的關係。只是原始時代的宗教與科學間之同盟的範圍很狹小的。

至若天主所特選的民族也是這樣。他特寵一民族藉以保存真宗教，即一神教，及神所默示的事件，但是在他們的宗教教育中亦雜有許多關及自然界的智識，我們在古經內可屢見不鮮矣。

此外，當他們談到宗教物件的時候，他們不能脫免科學上面的事物，及用當時應用的言語。譬如他們用觀察大自然的方法來提醒人記憶起天主。故在求天主的學問與其他學問中有密切的關係。並且，幾時他們要談起天主時，雖則他們用一眾的句語也不能說明他的本性本體，但是，他們不得不用人之言語以述說對於他的觀念，且又把從大自然中抽得之想象來述說他，從此人的學問漸漸趨到宗教的學問上去了。

故我們也不必奇異聖經與聖師們把宗教與科學混爲一談了。人們也不必區別出什麼是屬於世界上的學問，什麼是屬於天主的學問，既然一切學問都出自天主一手呢。

故既然人們承認科學即是從天主來的，他們可信托地念聖經內的事物及聖師們的著述了。因此，我們也不必奇異在那些作品內說地球是平面的，是宇宙的中心，太陽繞着它而旋轉等問題。許多明哲學士，他們的智慧不亞於聖奧斯定與聖多瑪斯，但他們也安心地念過聖經及聖書。因爲他們在聖經內尋得許多對於宇宙原始的觀念，同了他們從自己推理上探得的一般。誰知在十六世紀竟然發現了科學與宗教的抵觸。

(二)

十六世紀是科學極盛時期。繼弗朗沙培根 François Bacon 而起者，大都注重在大自然的觀察。人們寧願親歷其境，而去接觸這大自然；不願用新發明的器械間接去觀察。

我舉目向上即見青天，倘從望遠鏡中看起，則

我所看到的天空顯示有若大的距離。眾星散佈在無涯的天空中組成許許多多的廣闊的天球，我們的太陽系對之好似也覺得遜色了。因太陽僅僅在天涯一隅中轉動着，地球渺小得更不必說了，它向着自己地中心轉移。按着牛頓與開撥喇的定律，有一種依附在物質內部的動力支配眾星的運動。從各種不同的構造上，運動上，以及星的理化的構造上，演繹出一個新的天字學，且說現在的宇宙是其進化程中的一段落罷了。

科學亦觀察到地球，地球內蘊藏着許多爲古人沒有發現的秘密。地層好似一本書的頁數印上不能磨滅的已往史事。這些印蹟人們起初不知道可藉以揣度其年代的。因爲雖則地質學家對於許多問題不能確切地知道，但是，他們至少給我們指示出地球史的概況。如同他們對我們說地球在許多世紀以前早已脫離了太陽，它亦經過一個白熱得好似星一般的時期；在其冷却下的地皮上成立了海洋，大陸不時沉跌下去；繼後發現了生物；最後發現了人類；總之，我們現在所居之地球是漸漸地

經了長久的年歲演成的，至其經過的程序，則我們不能確知。

如上所述的，是現代科學對我們說出之宇宙的構造及地球的歷史。對於這樣的說法，無論聖經或聖師們沒有什麼異議的。

我們不妨回顧到以前四世紀的公教諸仇敵，十七世紀的自由派，十八世紀的哲士們，十九世紀的理學派，都以爲科學與宗教起了矛盾。因此，辯護真教者們應抖擻了精神以應付之。

故辯護學爲保持信德起見，覓求一塊永遠不敗的根據地。

首先嘗試者有文字學派，他們照着辭句的切義，聖經與聖師們的主張，反抗人們所稱之教內科學與教外科學。是說歷時未幾，卽行湮滅，并且舊科學已被新科學所壓倒了。這新科學在聖教會內非但不撼動人們的信德，且常爲教中人所接受而歡迎焉。

由文字學派轉爲中和派了。是派以極力避免宗教與科學間的衝突爲使命，他們說聖經上面的

科學觀與今世的科學觀不相牴觸。這問題另外在宇宙創始學內當詳論之。說宇宙自然進化的宇宙創始學，與創始紀首章內所述的觀念互相呼應。聖經上面的傳記果真是一頁歷史，與近世科學的講解有密切的關係。

但是，這樣解釋宇宙創始的中和派未免太強解聖經上面的一辭一句，且覺得有些吹毛求疵的弊病。因此，他們終不能平息聖教諸仇的風波而使信友們佩服。

(三)

這些無效的嘗試未嘗不無濟於事；因爲能使那些要悉心研究眞道者們，更洞燭教皇良十三世在 *Providentissimus Deus* 通牒中，所頒佈之辯護學的原理。教宗說：「聖經的寫者果然不很透澈大自然的神秘，他們有時用譬喻，或採用當時的土話以述說事物，猶如我們在日常所慣用之口頭禪一般。既然我們在日常談話之中，常把慣常感覺到的事物先表示出來，故講到著述聖經的作者的事亦莫不如是；即使天主幾時對人白話時，亦沿用人

們慣說的話。」對於聖史們教宗有如下的一段話：「聖史們因着當時的觀念不能常常解說來與大自然的過程相符合，他們有少數意見或許為近世科學上是不可接受的。」

教宗的這般妙論，可解決數世紀來對於聖經與科學的牴觸之爭執。教宗對我們說在聖經裡，及在聖史們的作品裡所尋到的，不是現代科學的新發明，然是為當時作者所述及之科學，是當時為大眾所慣常覺察的事物。聖經與聖史們所講之宗教，是說出天主之實有，及我人對於天主應盡之本分，幾時他們說到自然界，他們每用當時沿用的話。他們亦絕對不說什麼人的觀察力盡於斯了，再也不能透視自然界的秘密了；因為他們只用他們當時所知道的述出罷了。他們亦承認自己的科學觀念，是當時的觀念；此外，他們亦無所述了。

譬若聖經與聖史們說太陽繞地球而旋轉，而近世科學証謂地球繞着太陽旋轉。在這點上聖經與科學顯然起了矛盾了。要知其矛盾只存立在古代科學與近世科學之間耳。聖經上面的科學証理

只是照着外面顯著的現象說出舊科學的觀念而已；倘若聖經產生在當今之世，那麼，照樣聖史們將採用現代所流行的辭句與科學了。

至若宇宙的構造與原始問題，我們也不必探求聖經與現代的時摩假設兩相符合。我們只要根據天主的默示的語意設了。我們的宗教觀念是從聖經與聖師們好如水的源頭似的流傳下來的。

是故自然科學與宗教信仰是不相悖的。我們知道宗教的元素與科學的元素是不相混雜的，然一切都由天主而來。

這新的論調是聖教會親自教給我人的，好似溶化去了這科學與宗教的牴觸。因此，許多心靈竟得了征服的平和，蓋科學與宗教不是對峙的，然是並列的。而且科學的變動不能推毀宗教的成立。

本社出版書

- 社會學概論 售洋四角，郵另加。
社會經濟學概論 三角五分，郵另加。
公民課本 第一冊 原行編 售二角半。
 第二冊 法制經濟 售二角。
小英雄 三角半 十字架影 二角半。
彌撒和教友的生活 三角，郵另加。
徐文定公集 五角。

創立耶穌會之聖依納爵

Jean Dissard 著
本社 譯

一 勇敢的軍人

依納爵奧乃知 (Inigo Oniz) 是西班牙洛姚拉 (Loyola) 的貴族，他生長在動蕩閹閹之家，至今他家城堡的大門上，還裝着兩隻石狼，是洛姚拉的族徽。他出世時候，約當一四九一年的深冬，可是他誕生的日期，却已無從查考，便是他孩提時代的光景，我們也不能知道。他的母親是巴爾大 (Balda) 人，瑪利亞薩恩慈 (Maria Saeng de Licona) 伊熱心敬主，在他很小的時候，就給他行了祝髮禮，把他的頂髮剃去。這大概因為伊是熱心的緣故，也許伊預先見到了這孩子將來的歸束。但那剃去的頂髮，不多幾時便復了原狀，痕迹全無。依納爵是第八個孩子；他的父親叫倍德朗 (Bertrand) 見他的兒子漸漸長成，出落得一表人材，便送他到加斯底勒 (Castille) 費迭囊 (Ferdinand) 宮廷裡去當扈從。

不論在宮中，或在別處，這時候依納爵所度的生活，很不像是神職中人的生活。我們爲甚麼要把事實瞞起呢？據他極親信的秘書波朗哥 (Polanco) 後來對人講起，說這個豐姿俊秀的少年，恣情作樂，直到二十六歲上才罷手。他人物軒昂，風流蘊藉，特別講究修飾，頭髮紅齊光潔，兩手白嫩異常。他正有所追求，也竟如願以償；而且，看來他的志願很高。他追求的對象，他思想中的夫人，還在郡主，女公爵，女伯爵之上，據一般人的猜度，竟是那費迭囊的小孀婦，就是若翰納王后的女兒，加大利納公主

。那時他是豪俠勇武，又是個詩人，和劍擊家。漸漸，事情越鬧越糟，一天竟被人控告；犯罪的情節很重大，可是怎樣的性質，我們却不明白。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使青年時代的依納爵記起了他小時的祝髮禮。他這時候依附在主教公署裡當着職司，被控後便要求歸教會法庭審理，好躲避國法的制裁。他都知道在天主教權力下活着就可以不擔憂，因爲便是在宗教法庭案稱傑出的西班牙，便是在法庭上，也抱着寬大主義。

然而我們不該就把依納爵當作一個意志萎靡的青年，專在服飾上用功夫的纨绔。他雖則在世俗中混得很得意，心裡却覺着煩悶。他血氣方剛腦筋充足，在這花團錦簇的環境中，度着安穩閒逸的生活，感覺到枯寂無聊；他於是向那雁拉 (Najera) 公爵安多尼孟理格 (Manrique) 自告奮勇，願在他轄下的軍隊中服務。他竟做了一個出色的軍人，打起仗來勇敢；小戰獲勝，全不放在心上，更厭惡那兵士們打勝了便行劫掠。因此，他不久便因功被擢，做了官長。在那著名的邦貝呂納 (Pampelune) 被圍的一役，依納爵正指揮着手下的軍隊，守城禦敵。

原來當時有一個小國叫那伐萊 (Navarre) 前因兵敗降服，投在加斯底勒王朝統治下做藩屬，這時候趁着班王嘉祿甘德 (Charles Quint) 離朝出行狩的機會，突然變叛，宣告獨立，調兵入寇。勒斯巴來 (Lesparre) 爵帥安德肋福阿 (André de Foix) 統率了那

王恩理亞爾倍 (Henry d'Albert) 的軍隊，來圍攻邦貝呂納城。城裡的班軍奮勇禦敵；依納爵這時正任着團長的職務。孟理格公爵見敵人聲勢浩大，便回朝乞援去了。可是城中所有的軍火糧食，很不充足，顯見得不能持久，等不到援軍開到。城中的居民和守城的軍士因此大起恐慌，大家商議早些講和，免得闔城遭劫。軍官們的意見不一，也有許多人表示贊成。依納爵雖則滿腔熱血，義憤填胸，却也拗不過大眾的公意，只得跟着他們實行背叛。可是方針雖然議定了，要進行和議，討論求和的條件，怎樣才不致蒙着大不利；却又少不得要他加入，於是和議開始了。

雙方會議了許多時候，結果仍不能妥協；那伐萊的法蘭西人直捷爽快地要求交還失地。依納爵於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沸騰着的熱血，直冒頭頂上，就立刻中止談判。最後一句話才說完，接着就炮聲大作，戰爭便重新開始。

到一五二一年五月二十日，聖神降臨瞻禮下一天，瞻禮二，依納爵明知已到了生死關頭，勝敗的局勢，就要憑這一仗決定了。便依着古代騎士們的慣例，在上陣進攻前，沒有隨營司鐸的時候，向他軍中的一個同事行告解。這聽告的同事也得照樣在他面前直告他一生的罪過。這種舉動往往是出於一種勇武的心理，教人知道這番臨陣，定必戰死沙場，不望生還的意思。隨後，大家就上了城壘奮勇禦敵。正在躬冒矢石，指揮却敵的時候，依納爵的左腿，忽被城牆上倒下來的一塊石頭壓着，受了傷，同時又被敵人發來一個石彈，打折了右腿。依納爵一倒下，這仗就完了。便在這一天上，敵人們一擁登城。他們見他這樣忠烈勇武，却也

不得不驚奇欽敬，就着他們的軍醫小心醫治；過了幾時，又放他出境，回到洛姚拉家裡。

這時候依納爵的傷勢越發不好了。那軍醫給他接過骨，却弄得比不接更不好，照這樣的光景看來，他免不來要一輩子蹣跚走路，還得受許多痛苦。最好該把他的腿重新折斷，再接好。這是多麼難受的痛苦啊！然而依納爵並不怕痛，却一口應承。那時候外科醫師們施手術那裡比得現在的高明，而且連悶藥「哥羅方」都不會會用；他們遇到這樣的病人沒有別法，惟有把他牢牢縛定，教他在動刀的時候熬着痛，一動也不能動，聽憑醫師們生宰活割。依納爵在這樣施展手術的時候，始終不會有畏縮的模樣，可是他雖然熬過了極大的痛苦，依舊得不到良好效果。據說針出來的碎骨，約模有二十來塊，更壞的是有一塊骨頭竟穿過了膝蓋，所以經過這番手術之後，他的右腿顯然見得比左腿短得多。他知道這樣就免不來要蹣跚，穿上鞋子很難看，因此覺得很不滿意，便要求把傷口重新打開，鋸斷那塊冒出膝蓋的腿骨。醫師們於是只得把這塊腿骨硬拉出來，好教他回復到原來的形狀，使右腿和左腿一樣長，依納爵便不得不天天受着奇痛劇苦。可是這苦也是白吃，他終於做了個跛子，到死蹣跚着。

在這痛苦的當兒，依納爵不很回想到種種往事。此刻他總算痊愈了，天主也正在那裡等着他。

像他這樣生性好動的人，長時期休養着不能行動，自不免要感覺煩悶。因此，為求解悶起見，依納爵便向人要幾本武俠小說，好借着那古騎士們的俠情豪舉，來消除他胸中的抑鬱。可是找

來找去總找不到，堡邸中所有的書籍，差不多完全散失了，只剩下苦修會士陸陶爾夫(Ludolphe)的耶穌基督傳，和雅各伯華拉齊(Jacques de Voragine)的諸聖行實。他那裡要看這些書，但是比較好一點的既然沒有，只得將就留下。

那時正當一五二一年夏季，我們可以想像依納爵伸着腿躺在一隻靠窗口放着的長榻上，這榻是放在高平台的，使他躺着也可看見窗外的景；他心中納悶，每次覺得煩惱，就向窗外縱目遠眺，只見烏洛拉(Urola)堡近在目前，河水蕩漾，風瀑奔騰，山腳下一片綠茵遠處送來一陣尖銳和緩的鳴聲，像音樂一樣的悅耳。一切都活躍着，充滿着生氣，惟獨他直僵僵躺着不能行動。他煩悶的情，漸漸給愁雲籠罩；無聊中，便隨手拿起一本要來的書，翻開了那諸聖行實。

他很不經心地，把這本大冊子一頁一頁翻過，在這裡注意到一個日期，那裡又留心到一個小故事。他看了一會，覺得乏味，便又望着窗外，領畧那黃昏晚景，隨又回到書上，看了一段，却又隨手丟開，把視線轉移到窗外去了。這樣地毫無心緒地，把這部滿紙正經的書本拿起放下，足有二十來次，漸漸，那枯瘦的手指，一頁一頁翻着，翻得慢一點了。他起先翻出一頁，只念得一兩行，至多一兩段，現在却能耐心着，把一頁念完；隨後，兩三頁，以至十頁，也能念完了。他漸漸念得有了興味；一會兒就從興味更進一步，起了欣慕的感覺。他從這向來厭惡的書本中，竟發見了他向來所不知道的一種英雄氣概。聖人們原來是多麼偉大，多麼勇武啊；這自命不凡，堅忍不拔的依納爵，覺得自己在聖

人們面前，真是相形見絀，微渺極了。他未嘗不是克服仇敵的能手，他也很能忍受着肉體上的痛苦，可是聖人們還不止如此，還能克制他們自身，壓服他們的私慾偏情；這些私慾偏情，都是那麼可怕，却又那麼甘飴，使他降服了不知多少次數！他爲甚不能掙扎起來，和聖人們同站在一條線上呢？

這便是依納爵心中所感覺着的一種武士性的衝動，他懷着這精神上奮鬥的競爭心，便想和聖人們角逐一下。也許這新意志的動機是太大，但這也不妨，天主會給他潔淨的。天主要把依納爵熱烈的心，和耶穌基多的聖心相接觸。以後依納爵只須變更他的立場，却絲毫不用放棄他軍人的氣概。他從此要做那一永生之王——耶穌基多的勇兵，他所有那天主聖寵給他建立鞏固的志願，以後也就要變得百折不撓，不論甚麼困苦艱難都不能使他屈服。

天主依着他慣常的做法——我們記得對於聖保祿宗徒和其他許多聖人們都是這樣——在那新歸化者的幽獨生活中，指引一切。

依納爵歸化後，肇頭第一件事，便是獻納他的軍械，——這依舊是古騎士們的風氣——他到蒙賽拉(Montserrat)聖母堂中，把自己的腰刀寶劍掛了起來，隨後，就住芒雷斯(Maressé)隱迹山林，度着隱修的生活。

他一到芒雷斯(Maressé)後，使我們驚心，怵目的舉動就開始了。他躲在一個山洞裡，立刻做起極嚴厲的苦工來。上一天，他還是個衣錦食肉的公子哥兒，此刻竟守着嚴齋，每天只喝一些清水，吃一點極粗糲的東西，使他終身因此害了胃病；還打苦鞭，束苦帶，帶上的刺極尖利。上一天，他還是個愛虛榮喜修飾的

漂亮青年，此刻竟伸出他白嫩的手，在附近醫院中，服侍那些害着傳染病的窮人，還不避臭惡替他們包紮創口，洗滌膿血。

然而這些都不是他主要的功業；他主要的功業，是出於天主所給他的，那創建的任務，這種任務，後來據他自己說，是和學校教師一般的任務，在這山間隱修的一年中，天主把耶穌基督的督的一生行事教給他，深深嵌入他心中，直教到他很熱切地愛着他。天主使依納爵的靈魂，牢繫在耶穌聖心上，而且因為選定了依納爵把同樣的教訓，傳授給他弟子們的緣故，還教他把自己所得的經驗，在他的著名避靜神書裡，明白寫出，概括地說道：「該真心認識吾主耶穌，好教你愛慕他的心，一天深一天，效法他的志願，也一天切一天。」這時候，這位會祖的心理，已建設好了，只須運用他的心理來創造他的修會就是。

他到聖地朝覲一番，尋求他師主流血的遺跡，朝罷回來，對於現實方面，發生了深刻的感想，便認定要從事傳教，必先研求人事科學。那時正當十六世紀的初葉，全國都高唱着文藝復興的口號，努力的結果，却很有可觀的成效；崇尚文藝主義，成了一時代的權威，便在神學方面也受文藝復興潮流的激盪，不過這種名稱當然很不適合，便有人把他改頭換面稱為「宗教革新」。那時路德那說，已很盛行，大約三年前，路德竟在惠登堡(Wittenberg)把教宗良十世命他放棄謬說的詔諭當眾焚燬，誓反教派的異端左道，蔓延漸廣。在這邪說橫行的時代，凡職任傳教的司鐸縱然熱心有德，像聖人一樣，還不够，還該當有學問，要德學俱全，才是應付時艱。依納爵撫躬自問，雖則也能讀書執筆，做得

幾篇文章詩賦，却也不很高明，他於是決計入學，更求深造。

他是一個大實行家，既已定下了宗旨，也必下了絕大的決心，逐步做去，務要達到目的，才肯罷休。因此，他就進了一個學校讀拉丁文。他這時已有三十二歲了；這麼年紀的大人，還和小學生們同校讀書，不是一樁笑話嗎？依納爵却不怕旁人的非笑不顧同學們的譏嘲侮弄，去和幾個頑童們坐在一條長檯上，上拉丁文法課，讀拉丁文中的變法。他初進課堂的那幾天的許多小朋友都偷着對他做鬼臉，嘻開嘴微笑，但他全不放在心上，因為他一則刻意讀書，再則，他時時刻刻一心歸向天主，只覺得自己爲了愛天主才讀書，也就爲了愛天主受譏嘲。但看他一天在文法課本中讀到了動詞，「愛」的變法，就接連默念着：「我愛天主，天主，我愛你，我愛你！」竟就此樂極出神。這樣，他便在時常出神中。

讀完了拉丁文，依納爵繼續度他的學生生活。他先進亞加拉(Acala)大學，後來又轉入薩拉芒蓋(Salamanca)大學，最後進了巴黎大學。當他在各大學研習哲學，和神學的時候，他就隨處留意物色幾個志同道合的人，打算拉攏他們，同投在基督督麾下效力。可是他這樣一個世俗中人，竟敢以良心指導者自命，不是有些形跡可疑麼？便是那教會審查庭，也很懷疑他，對他加以申斥。那時候人們對於一斑有去新建設，和確得天主光照的人，總懷疑不信，却也說得很有理由。但依納爵並不因此灰心，他素來不很計較個人的毀譽，可是他知道必須建立一個聲名，使人明白他所抱的信仰，是百攻不破的。他於是正式宣佈他正宗的信理

，和他著作中所有純正的思想，繼續努力爲天主奮鬥，征服人心

他憑着他疆場戰將的真精神，去包圍那幾個他所認爲適合的偉大人物，好把他們吸引過來，同幹着他所預定的大事業。所以正當賈爾文在那鄰近的大學院裡，或是在商人斯德望拉福月（*de la Forge*）的書肆裡，信口雌黃，大談謬道的時候，依納爵也正靜悄悄地，把他的同志，一個一個拉了過來。這時候他已經覓得七個志同道合的人了。那七個呢？就是勒番物（*Lefevre*）方濟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賴乃慈（*Layne*）沙墨隆（*Salmeron*）鮑巴弟拉（*Bobadilla*）高杜爾（*Codure*）和白魯埃（*Boet*）。一五三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們在巴黎致命山宣誓立願之後，依納爵就把這七個同志交給到天主手裏。我們看了他們的誓願便可以知道他們的心情是多麼熱切啦，除了神貧和貞潔兩個誓願之外，又加上了一個往朝聖地的誓願，——像中古時代的十字軍一樣——這個誓願的目的，是在到回教民族中宣傳基督教的福音。不過假使他們等了一年還不能如願前往，那麼他們就得立願覲見教宗請求處置。

依納爵的志願是如此；當然這時候他對於教宗還沒有得到甚麼名義去奉事他。可是他一開場就認定應向教宗請示該在那一處戰場上作戰，覺得這是他的天職。這原是理所當然；依納爵既然做了基利斯督麾下的軍人，就是說吾主耶穌親自立定的聖教會的臣僕，就該做教宗永矢忠誠的部屬，因爲教宗正是基利斯督在世的代位。所以每當人們給他的弟子們加上一個輕侮的徽號把他們叫做「教宗的衛隊」，他們就知道自己正合着他們會祖的遺訓。

在這一年（一五三四）上賈爾文的假面具揭去了。他當衆高談闊論，論着他譏諷教宗侮謾聖教的異端邪說，大肆煽惑。可是公道自在人心，他無論說得多麼天花亂墜，總不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大家聽了不服，便羣起而攻。他知道衆怒難犯，倒覺得有些害怕，就一溜烟跑出巴黎，逃到奈拉克（*Nérac*）在那裡誓反教朝廷勢力下托足去了。在賈爾文逃避聖教會懲治的當兒，依納爵和他的同志們也正離開巴黎，不過他們恰和賈爾文相反，是要到聖教中心的羅馬，到聖教元首那裡去的。他們依着在致命山立下的誓願，會到威尼斯守候開到巴來斯定的商船。但他們等了一年，還是候不着；便回到巴黎，再向羅馬進發，去覲見教宗保祿三世，自請效力，做他的兵士和子民，當下就蒙教宗嘉納。

從此以後，依納爵開創的生活，可以說得是完畢了。以後他就在羅馬常川駐着。他以前做過首領，此刻又重新做起首領來了。不過此刻他不是度着志願軍人的生活，因着奮勇爭先的緣故，受了創傷。此刻他却該組織他的修會，給他立下會規訓練他的弟子們在全歐活動。他此刻站在後方，指揮全軍作戰，和大本營裡的總司令一般。這幾年他在安閒沈靜中工作着，可是收效却非常豐富，未來的成功，已指日可期了。

在他最後幾年中，依納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編訂他新創會的組織大綱，他在芒雷斯時候，已蒙天主啓示他這未來耶穌會立會的精神了。這層在他的避靜神書裡，也曾明白寫着。

這編訂會規的重要工作，當然不是一兩天就可竣事的。在依納爵和他的同志們間，第一個難問題，就是他們究竟要創立一個

正式新修會呢，還是只成立一個簡單的，沒有固定維繫的會社！除了他們在致命山發過的誓願以外，直到如今，還沒有甚麼新決定。假使他們在已經發過的誓願上，再加上一個聽命的誓願，那麼，這小團體的各份子就成了修會中人了。他們討論了一番，在幾個反對聽命誓願的理由中，還注意到那時候人們對於這修會名稱的物議，又怕免不來要採用那已經通行的一條規例。除此以外，還有別的見解。凡此種種，在依納爵和他的同志們看來，都是和他們所想像的傳教事業不相容的。然而他們從遠處着想，也見得修士生活，在傳教工作上，未始不能有相當自由，和他們以前所見到的不一樣。因此依納爵和他的同志們，就着手編纂那長篇累牘的章程來，規定他們新事業的詳細計劃。凡是實行聖經教訓的主要各端，都在這章程裡保存着，會士們的三大誓願也規定明白了，只是幾百年來，修士生活所視為成例的唱聖咏，和隱居的規程，却不會提及。此外，服制一層，也不成問題。新修會的總會長，該由發過誓願的會士們選舉；總會長得單獨委派各項職員。他們把會規中各項條文議決通過。這會規還要規定怎樣依着預定方針去進行的詳細辦法，經多數票決通過後核定。總會長要負着使會士們遵守會規的責任。

揀着這時候提出這種修士生活的新方案，似乎很不相宜。據說那時候有幾位樞機，正在要求解散幾個老修院，或者嚴加取締，至少要他們暫停招收初學。教宗保祿三世就指派這幾位樞機成立一個委員會。不過據近代耶穌會某史家說來，當時並不會有過這種委員會。當然這種傳說，無非是當時人們對於各種新組織極

少同情的，文字上的表現。事實上，依納爵立會的計劃，呈上後，就發交三位樞機審查。這三位樞機中，有一位叫祁第濟奧尼（Guidicomi）的，生平對於創立新修會最是堅決反對。的確他在這呈案的條文中，一點也找不到可以批駁的地方，却以為發起時候的熱情，往後保不定不會冷卻，只怕眼前轟轟烈烈，將來雲散烟消，犯了虎頭蛇尾的通病。

在這種不順利的形勢下，不免要使人灰心，依納爵却並不稍為介意。他初進聖京的時候，就在一次神光默照中聽得吾主對他說道：『我要使你在羅瑪如意行事。』他一切的期望，從這時候起，就已許下了。

依納爵於是加工祈禱，做苦工等等。那幾位樞機審查完竣後，畢竟不會表示不利的意見。

教宗保祿三世一五三九年九月三日，在諦伏黎（Tivoli）時候，已經口頭核准依納爵立會的呈請了。當時他曾鄭重地說道：『這裏頭有天主的聖意哪。』他又表示他『希望這新修會要多多幫助聖教會的革新。』差不多一年以後，就是在在一五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又頒佈了一道詔諭 *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 便在諭旨中，採入依納爵和他同志們所擬草案的原文加以褒揚。那譽滿全球的耶穌會，便在這當兒誕生了。

這新組織既已成立，就該選出一個總會長來綜理全會。依納爵經全體一致的推選，便不得不徇着公意，做了第一任總會長，擔負着把教宗核准立會的詔諭中，所頒示的偉大觀念，譯成條文，補充會規的大任。

到了一五五一年，他感覺到他的責任的重大，曾表示願意辭去總會長職務。是年一月三十日，他寫着道：「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我簡單地，又堅決地，辭讓我所任的職務。」他說明他這種舉動的理由，便是他，「許多的罪過，缺點，和身弱多病，神形都是一樣。」可是他不能如願，他的同志們一致堅留，不讓他告退。依納爵於是又不得不繼續修改他已經脫稿的會規。他做這種工作，從一五四七年起，到一五五〇年止，足有三年，下一年中就把這全部組織大綱，向發過願的會士們公佈。後來他又不時加以修正，直到他去世時為止。

他編纂這部組織大綱，可說是慎重至極。無疑他曾細讀過，幾個老修會的會章，逐條分析，還詳細研究過他們盛衰興廢的原因。這還不算，他每次決定一件事，或是一個問題，總得把正反兩面的種種理由，一一臚列，權衡輕重，再三斟酌，然後決。這也是他在他的避靜神書中，親自定下的規律之一。他這樣做法，無非是謹守着這個定律。據他自己在避靜神書中的記載，他曾寫了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情，在這一方面舉出了七個理由，在那一方面直數到有十五個，都是很有力量的理由。

可是他雖然這樣精心擊劃，思慮周詳，還怕有遺漏失誤，不能盡善，便把他這新創的大事業托付給天主，願得天主上智的管轄。至今我們還保存着他當時所寫「神思」筆記的片段。這幾頁都是經過了他神火的燃燒，同時又被他熱淚所浸透的。看來依納爵下筆的時候，受了天主聖神的感發，才把他這樣熱烈的情緒，完全流露出來。他這樣的衝動，久已成了習慣；常憑着聖神的光照，得以出暗入明，析疑解惑。因此，思索一番之後，只須信筆

拈來，不必多所顧慮。每當天朗氣清，風和日暖的日子，他總在一個朋友讓他居住的花園裏，做他編纂的工作。這當兒他曬着那和煦的陽光，享着那花氣的芬芳，便不由得讚頌着造物主的仁慈！

他親手訂定了這樣縝密的會規，來管理他手創的新修會，理想上已覺得是毫無遺憾了。然而他是個實行家，他還要實地視察，做到那管理上最後的一步，所以當依納爵還在羅馬整理他的稿本，不時修正潤飾，加上詮註的時候，更派了幾個視察員遍歷全歐，有的還遠涉重洋，前往印度，去考察各屬的會士們，是否都能恪守會規。

現在依納爵的大功告成，完成了他所負的使命，可以撒手辭世，安心去享見天主了。他已眼見他部下的軍人，就是勒番物 and 賈尼削兩位同志，帶着羅馬公教的信條，到那受着誓反教異端威脅的歐洲各國作戰去了。他又派遣了他心愛的弟子，方濟各沙勿畧梯山航海，到那數萬里外的異教民族中，征討去了。最困難的，是到佛教根基地的印度，迷信神道的日本，和斷髮文身，榛莽遍地的巴西，去傳佈福音。他的同志中已有爲了信德流血致命的了。他處於軍人的地位，做了軍人的首領，此刻定下了作戰的計劃，指揮他部下作戰，確有得勝的把握，只等着他們得勝凱旋。他預見到這勝利是亘久的，便安心靜待他永遠息止的時間來到。

這樣，便於一五五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這位耶穌會會祖，洛姚拉的依納爵，在謙遜絕倫的情緒中，與世長辭，去享見他所熱誠愛戴着的君王，就是那爲他奮勇作戰了三十五年的吾主耶穌基督。利斯督去了。

耶穌傳（續）

原著 Remigio Vilarno Urganate S. J.

楊堤

著者的話

靠着天主的相幫，我願意寫我們的主耶穌基多的傳。我所採用的文字和詞句，任何教友都能懂得，只要是稍微識字和讀書的人。

換句話說：我願意一切的人曉得福音中的耶穌，認識聖神默啟示給我們的一「聖子」。

認識耶穌是生命，永遠的生命。

最後的晚餐後最後的祈禱中，耶穌舉目望天，向父這樣祈禱說：「父啊，——聖若望記載着——鐘頭來到，你顯揚你的兒吧，為的你的兒也顯揚你！你把一切的權柄交給他，為的他把永遠的生命交給那些你託付給他的人。——認識你是唯一的真神及你所遣來的耶穌基多」，這便是永遠的生命，我在世上光榮了你，你所委託我的種種，我唯命是從的完全奉行了。現在，父啊！你光榮我吧，一如創世以前，我在你懷中同受光榮。

在這段祈禱中，耶穌替我們向聖父祈求「永遠的生命」；因為他要完成「救世」的豐功，因為他要告竣「被難」的偉蹟。耶穌為我們祈求這「永遠的生命」，不但在這一剎那，他以前的傳教，他的一生，都是為光榮聖父，都是使人認識聖父；聖父光榮聖子，藉着他的受難，使他恢復固有的光榮——他在聖父前所有的光榮，自無始所有的光榮，使他被人認識，顯揚，不但認識並顯揚他是個偉人，明哲；義士；聖賢，而認識並顯揚他是一「永遠

的天主」。因此他向聖父說：「我願意給人永遠的常生——認識你和我。」

請看聖父如何光榮他的聖子，聖保祿說得好「他自己謙下，屈已聽命，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舉他，賜給他一個名號，超越一切名號之上。因耶穌的聖名，天上人間和地獄都屈膝膜拜。」

我們要竭誠祝賀基多的信徒，我們要努力合作，宣傳耶穌的福音。

你們認識耶穌吧，認識他是永遠的天主！

認識了他，就不會不敬愛他，他的生命有磁石也似的吸引人的能力，他是天主，他過去和現在，將來和永遠是天主，他的智慧是多麼偉大啊，無形的他，變成了有形的他，使我們能夠看見他；我們不妨盡量地打聽他的一切，「降生的奧跡——聖誕彌撒的序文，開宗明義的幾句話——光輝奪目，我們認識有形的天主，我們沈醉在無形的愛裏。」

的確，基多居我人間，和他同時代的人，曾親眼看見過他是何等的慈祥仁愛，無形的他，變成了有形的他，絕對不能說他是假仁假義，自欺欺人。

但是，耶穌升天了，他在人間這樣，他在天上也並不兩樣。他是天主，天主並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覆手雨。」聖保祿說得好：「當我們作仇敵之時，我們藉着耶穌的「死」，得

和天主言歸於好，既重修舊好之後，更因着他的一生——我們得救。

耶穌還在愛情的聖體聖事裏，和我們同居共處到世界末日。

若有人對耶穌沒有澈底的認識，而懷疑他的美好，後來曉得他是我們的慈父，最親愛的長兄，他為我們犧牲，流血，他是這樣地愛我們，我們能不死心蹋地以愛還愛麼？——還愛於萬一啊！

恐怕讀者中有人問我為何寫耶穌底歷史。

一則，從讀者方面着想，經驗告訴我們，還有許多人，熱心教友中也有的不曉得耶穌的全個歷史，不過但知道耶穌生活的鱗爪和斷片，這是很可惜的！要緊補救。

二則，從我的方面着想，我極熱烈的希望認識耶穌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有了這樣好的動機和緣故，我興高彩烈的抒寫。

最後，從非天主教徒方面着想，晚近世紀有人以為哲學和科學與宗教米炭不相容，借哲學和科學的武器，無所不用其極的攻擊耶穌，真令我們公教信徒，痛心疾首。現代主義 (Modernism)，唯理派 (Rationalism) 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要保守並宣傳我們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作最力的辯護。

因着以上種種好的動機和緣故，我歡天喜地的願走筆疾書，寫得筆歌舞的耶穌的一生，使一切的人認識，擁護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是我再三再四馨香祝禱的。

此書不獻給才學高的人，他們也用不着我的著作——譯品，他們有許多描寫的更精彩的書籍。不過要請他們指教。

此書也不獻給名權利鎖，蠅營奔波的人，他們也沒有閱讀這

書的時間。

然而，我只願我的譯品，在天真爛漫的孩子，沒有學問的農夫和愚拙的婦人，他們聽過或念過之後，慢慢的低頭，深深的思索，我聽得見「同情」在他們心中鼓盪，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在下筆之前我注意兩點：

第一，凡是新經裏的一切，我都靡遺的採納，使此書的內容，應有盡有。

第二，對於原著，謹守忠實，不敢杜撰，更不敢妄加註解。我想一定有人對我表示同情，歡迎和感激。

我要用安德助對他胞兄西滿所說的話，大聲急呼着：「我們找着了默西亞基督。」

或者用斐理伯對他的朋友拉達乃爾說的話：「梅瑟律法上所記載及先知們所預言的那一位，我們找着了，他便是納匝肋村若瑟之子耶穌。」拉達乃爾說：「納匝肋能出什麼特產？」斐理說：「你來，你來看看再講！」

你們來吧，你們來看看再講！大人，兒童，婦女，兵士，商人，農夫，工人，你們來吧，你們來看看再講！你們為何不快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呢？

希望這幾頁歷史寫得生動有趣。你們在瞻禮的晚上，冬夜的燈下，或在寂寞的白日或深夜，對着明明的月，絲絲的雨，颯颯的風，低聲念誦時，能以再現幾幅不模糊的圖畫，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我寫的耶穌的傳，你們一定都聽得懂，看得懂。

我寫給你們的是歡樂和痛苦的歷史，是人的和天主的歷史，是奧妙和光榮的歷史，是萬古常新的歷史，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歷史，也許你們不曉得，但是你們該當曉得，也許你們不曉得愛他，但是你們應該一心一意的愛他在一切之上。

希望你們每人手此一書，以便隨時隨地在念誦，研究，默想，翻閱。希望擁護耶穌是你們的生命，和財產，幸福和君王，慈父和一切！

此書還是兩個使命，就是使無數用口頭或書面攻擊耶穌，誤耶穌的人，得自怨自艾，流着悔罪的淚，深深的承認「耶穌是歐西亞，耶穌是天主。」

耶穌是歐西亞——即是擦過聖油的，被天主遣來的，實踐先知預言的救世主。

耶穌是天主——真天主的真子。

「信仰耶穌是歐西亞，信仰耶穌是天主子」這便是我們的深教，信仰，生命，得救和一切的基礎。

「信仰的得救，不信加的遺殃！」

第一 永遠的生命

耶穌是天主，為聖父所生，生於聖父。（若望淵，五一，及其它；壹，一，二。）

有一天，耶穌在日路撒冷和法利賽論道，在那高談雄辯中，

耶穌說：

「若是你們相信我的話，你們的確是我徒弟；那末你們認識

真理，真理將要救你們。」

對方不高興的說道：

「我們是亞巴郎的子孫，我們不是奴隸，要你來說什麼，救我們？」

耶穌便藉着他們的話，話：

「犯罪的便是罪底奴隸。我曉得你們是亞巴郎的子孫，但是，亞巴郎的子孫應該作亞巴郎所作的。亞巴郎為得見我的日子，喜歡的踴躍，既看見了，就喜樂了。」

聽者詫異，因為提起亞巴郎，他說他認得亞巴郎，便問道：

「你還沒有五十歲，就見過亞巴郎麼？」

耶穌鄭重的說：

「我對你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對你們說，沒有亞巴郎以前，就有我。」

的確，論到耶穌的人性，是在亞巴郎以後，論到他的天主性，是永遠的。

「根本就物爾朋，」這是若望聖經破題兒的話。物爾朋永遠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物爾朋和天主在一齊，」他和天主只有一位」的分別沒有「體」的分別。

「物爾朋就是天主，」三位一體，無大無小，無先無後。

聖若望稱至聖聖三中的第二位為「物爾朋。」

物爾朋這名字，別的聖史都不用，是聖若望杜撰的術語，聽者也都知道是指的天主第二位。耶穌生前自己未曾用過這種名目

·有人說若望用的不很通，因為沒有聖神的默啟和感發，染了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歷山大學院柏拉圖派，尤其是斐倫的色彩。此種論調，沒有真憑實據。與其說聖史若望受了柏拉圖及其弟子的影響，不如說他是受了智德經的影響。

況且斐倫的 Logos 作「模糊」*Ens vagum* 解，若望的 Verbum 分明是指的「天主第二位，耶穌基督。」

物爾朋，*Verbum* 意譯「言語」，希臘文作 *Logos*。說聖若望所用的物爾朋，是從智德經裏引伸出來的，倒是十分靠得住的。智德經的物爾朋有「聖父所生，聖父的唯一聖子」的意思。耶穌底天主性和人性結合，降生為人，同時是天主，同時是人，同時是天主聖子，聖若望代替他起了這麼一個名字，是很有意義的。所以他的愛徒若望稱「天主聖子」為「天主聖言」為「物爾朋」。

一 降生前的工作。（若望，壹，三及其它。）

「這物爾朋起初在天主。」

耶穌降生前，就為我們做了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因為聖若望說，「萬物都是藉他而造成，凡一切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他而造成的。」——沒有他，不能有萬物。

「他是生命之所在，生命是人類的生命。」物爾朋是活的，不是死的。他有人的生命，他有天主的生命，他和聖父同體，他在聖父那裏，他認識聖父。他是聖父的明智，觀念和言語。他是聖父的鍾愛之子。他體貼聖父，他願救贖世界，他願賞賜人類「光明，」他願一切的人認識天主，他願一切的人得着超性的永久

的真生命。

「那光明在黑暗中照耀」——聖若望接着說——自始祖亞當犯罪逆命後，人類墮落了，在死影黑中徬徨，往苦海地獄裏沉淪。耶穌是人類的救星，他願大發光明，打破黑暗。可惜「黑暗不領受光明！」昏頭昏腦的人類，不識好歹；擁護黑暗，拒絕光明！當今之世，如此顛倒輕重的人類，試問幾何？

耶穌降生以前，他在聖父懷中，他和聖父緊緊契合，他是聖父的物爾朋。觀念，想像，全智的表現，全能的流露。智德經上說得好：「全能天主底榮福的流露，永光的輝耀，至尊天主的明鏡」（五章廿五廿六節。）

在那裏，太初之始，太始之初，物爾朋和聖父深深相契之情，發出了聖愛——聖神，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的天主，永生永王，自無始，迄無終。

天主創世，聖子物爾朋是工程師，圖樣和模形。

古經上說：「在一切被造之先，我自天主口中。在天主造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存在。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世。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世；天主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及世界的土質，我已出世。他立高天，我在那裏；他在淵面的周圍畫出圓圈，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為滄海定出界限，又出命令，使水不越過它的界限；立定大地底根基；那時，我在那裏為工程師，日日為他所喜愛，常常在他面前踴躍，踴躍在他為人預備可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Ecc-

II. XXI Prov. VIII)

舊約和約上的話語，絲毫不爽的成了對照表。——若望說的一點不錯：「萬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

三 耶穌願意救贖我們。

創世時，耶穌爲我們作了驚天動地的事業。創世後，耶穌又作了更可稱罕的偉舉——救贖我們。若天主但造世而不贖世，作孽的人類，有什麼用呢？

當初天主造原祖，賜予超自然的狀態和他位，豐富的聖寵享受天福的資格；不幸，不幸得很，亞當墮落了，累及後代！耶穌願意降生，受難，以無限的代價，贖回我們，使我們恢復超自然的狀態和他位——聖寵的獲得，天國的希望。

因着亞當的墮落和我們的罪過，耶穌從無始之始，就定當降生爲人，以流血的代價贖回我們，而且，當他在聖父懷中享福受榮之時，希望救人類的心願，比創世界的念頭，更來得熱烈。

若是亞當不逆命的話，耶穌降生與否，我們不得而知；亞當既犯了罪，好似犯得好，因爲復活瞻禮前夕，舉行典禮時，提起亞當底罪，說：「啊！幸福的罪，它賺來了這樣高尚而偉大的救主！」

照多數神學博士的意見，有種「假設」，就是亞當犯了罪，耶穌降生贖世，「假設」亞當沒有犯罪的話，耶穌也來到人世，但那時不是救贖我們，而是作受造之物的榮幸，花朵和明珠，人類的太陽。

這種意見，這種「假設」，我們的名教授路易代良 (Mestizo

Fray Luis de Leon) 在他的傑作基多之名 (Los Nombres de Cristo)

一書內，有令人十分滿意的解釋；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同一書上，馬爾塞洛 (Marcelo) ——他談話中的一個——對於聖經上耶穌底種種徽號，說得很清晰。他說：「天主造了世界，而自己又隱藏在世界裡；耶穌底神妙的結合，人而天主，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好，花樣和點綴。」

世界是爲耶穌造的。他又說：「樹有樹根，不是爲樹根而樹根。而是爲枝幹，花葉，菓實而樹根。——青枝綠葉 開花結果，不能無樹根，誰也不能否認。」

我們是一棵樹，那末，芽呀，花呀，菓呀，比整個樹還要美麗，比整個樹還有價值的芽呀，花呀，菓呀，便是耶穌，神而人降生的物爾朋。

聖保祿說得很好，請傾耳靜聽他的讚美詩，請空心一讀他的通說！——

「他是不可見的天主底肖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爲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是有形的，是無形的，或是有位，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爲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格羅森書一章十五至十七節）。又在致希伯來人書上說：「耶穌是萬有的來源，耶穌是萬有的歸宿」。（二章十節）

準此而論，基多，降生的物爾朋是創世的第一個觀念，動機與目的。絢爛的世的、各種民族，天上的一切使者和天樂，都是

爲降生的物爾朋造的，光榮，讚美與永久的愛，歸於主耶穌！

總而言之，依多數神學家的理論，天主自無始之始，就有意造我們這個世界——其他世界，我們尚未確實知道，故不提——造成完全的，可奇的，神聖的，智慧的，幸福的人類，那末，我們是或者能够相似我們的在伊甸的始祖亞當和厄娃。更往光明前途進展！那末，犯不着耶穌降生救贖，而他來到人世但作我們的榮幸，鮮花，嫩葉和美菓，提高樹的價值！

亞當墮落了，破壞了美滿的人類！耶穌既來了，不但來作我們的榮幸，鮮花，嫩葉與美果，而且作了我們的救主與復活！

倘若亞當不犯罪，物爾朋那樣來了。

亞當既犯罪，物爾朋這樣來了。

可讚頌的天主。他自永遠不但想造我們，而且還如此痛愛我們：爲救我們，使我們恢復固有的優待，耶穌離開聖父的懷抱，天神的擁繞，天堂的榮福，來到這苦惱的人世，流血，十字架，荆棘冠，被釘而死！無限的愛啊！

一在他裡頭，才有生命，一聖若望說：到底，不是爲生命而生命，而是爲「人類的光明而生命」。

日本地理條件與其陸大政策

洪思濟

此篇共分四個意思摘要如下：「日本地理的第一條件有土地的限制：它本部的三十八萬平方公里還沒有四川，或雲南大。所以民族活動力也就都求向外發展」。

「日本地理的第二條件是工業動力和原料的限制。日本工業動力，煤，石油，水力三項中除水力較豐富，其他均感缺少。現在解決煤料的辦法是盡量開採東北（撫順）的煙煤，日本的石油天然埋藏也非常缺乏，一九三二年的生產連台灣在內，尚不及合衆國一天的產量之半。日本水力利用雖已達三百五十萬馬力居世界第四位，但尙也不能解決動力問題。日本製造工業所最缺乏的原料除煤炭外，爲棉花鐵礦砂二項，紡織業在日本中業佔第一位，但國土

因種植地面積的限制和氣候土壤的不適，棉花原料完全不能自給，日本現在所以專注重中國棉花之供給。」

「日本地理第三條件爲可耕地面積和糧食資源的限制。因爲這個條件所以人口問題和農村恐慌非常嚴重。日本國土面積三十八萬方公里，其中耕田面積只佔百分之十五，要養活將近七千萬人口。」

「第四條件，對於政治影響最大者，是它的島性，使這個民族得以避免外族的壓迫與擾亂；故一方面國內聯絡和統一很容易，一方面向外發展極爲便利。」

「東亞大陸方面不能解決日本人口問題。要安置日本農村過剩的人口，唯有向海外新闢地活動。日本的將來是在於海洋」

獨立評論第一七九號

俄國宗教信仰衰敗之原因

丁汝仁

蘇俄政府的仇教運動和無神主義，現雖沒有像往年的那麼利害，到底還不停地在繼續進行着；多數教堂仍被封閉，反宗教的宣傳所，仍有增無減，教民有行宗教禮儀的，一經察出，即認為違法人民，擾亂份子，須處以監禁，或苦役的重罰，而即無神學說，和反宗教的宣言，在各處大小學校，或大庭廣座前，都能聽到的。

這樣，我們可不要過於奇怪，為什麼俄國教務衰落，有一日千丈之勢了。現在俄國教堂，常有一門雖設而常關一的景況。遇有瞻禮的日子，祇有幾個老夫老婦充數而已，青年是絕對難得見到的。神職班的人數，也日見稀少，因為他們最爲政府所仇視，常操奴隸生涯，飢餓難以一飽。

所以現今蘇俄宗教的戰爭形勢，已成單獨挑戰式的，人民早已失掉了抵抗力了。這種態度，無疑地不是光榮的態度，然亦不足爲怪，世上英雄義士究竟是少數，況蘇俄人民素以缺乏抵抗精神見稱的嗎？

考蘇俄政府之反對宗教，非是今日始，而今日則較爲激烈耳；然他反對激烈的原因，仍係人民無抵抗力之所致。試問目下反宗教的政府，若德若班若墨何一不要以激烈自居乎？不過他們的人民，多數都是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遇着政府仇教的時候，都不怕肝腦塗地，以與政府對峙，政府因之也不能大施其手段了。

俄政府在彼得大帝維新政體時，曾發生過較爲劇烈的仇教運

動；當時莫斯科城中，屢次可見到辱罵教會，及褻瀆聖事的舉動；彼得大帝爲鼓勵這舉動的起見，特使侍臣扮作酒醉和滑稽的樞機主教，又令一個親王扮教宗，騎在豬上，引人嘲笑。

有的人以爲彼得此舉，只是攻擊公教的一種表示；其實他的意志，是要取締一總信仰基督的教門。

十九世紀中，俄國反宗教運動，大爲智識份子所歡迎，現今的鮑爾希維克主義，可說是他們胚胎下來的。

十八世紀，是俄國仇教運動的起始時期。女王加大利納二世是一個無神派人，所以法人華爾誕的學說，得猖獗於俄國朝野，而爲一輩貴族子弟所樂受。薛槐老甫 Andie Chouvalof 的女兒對人說：「我父惑於華爾誕的學說，而變爲壞人，且也不信基督之有天主性了，我母平日常把宗教的禮儀，作爲迷信之舉動，所以也就隨從着我父的行爲了。」

十八十九兩世紀中，俄國所以能滿佈着反宗教的空氣，是因彼得大帝志在革新，把信奉俄教的牧師們，弄得縮頸莫敢動，於是華爾誕的浪漫學說，得乘機誘惑愚民，叫他們深覺這一切宗教禮儀，都是迷信的表演，和庸主們若亞立山一世，若尼哥拉一世的愚民政策。

十九世紀初葉，貴族人民還知道抵抗新潮流的需要，不幸素以指導人民自豪的一斯拉夫民族愛護派，「失掉了抵抗新潮流的折衝力，對於宗教信仰，及經濟政治諸問題，仍抱陳舊思想，毫

無新穎具體的答覆，所以卒歸失敗；而又固執不悟，妄以他們所謂天主特選之人民——俄民，一朝失去真理，是由於國教的疏忽所致。末了，爲亡羊補牢起見，特將保護真理之職責，托付於一班少數的神職班，不知當時這個神職班，已被彼得大帝改組，徒名而無實，等於尋常官吏而已。

斯拉夫民族愛護派勢衰後，繼而起之者，有一西方愛國派。此派好浪漫，無宗教思想，牠的主義是在強國強民，無所謂崇尙宗教，於是俄國潮流又趨而爲宗教與非宗教兩派，其事可以尼各老高瓜 *Nicolas Gogol* 和倍楞斯基 *Belin-Ky* 兩封米炭不共爐的書札中察知之。高瓜謂欲救俄國，須從振興宗教着手？俄國是默西亞國，有宣傳基督真道，與廣播真光之職責。倍楞斯基聽了這些話，宛如吃了一個炸彈，就大發其怒，猛烈地攻擊他說：「俄國的獲得救援，不在宗教的狂熱上，而在國家的文明進展，和國民的教育與自由的保障上。牠所需要的，不是道理，（道理聽的厭了）也不是多誦經文，（那誦經文沒有念過呢）而是認識公民的地位。」——你說俄民是世上最富於宗教思想的麼？誑言，誑語！請你細察。下那麼你就會知道俄國的人民，是天下無神派中的中堅份子。

這兩種絕對不同的見解，不久自近而遠漸漸地傳於通國，因爲俄國的人民，都念過高瓜和倍楞斯基的書札的，不過倍氏的書札，影響更大，當時稍有知識的人們，都承認牠是一封俄國革命的宣戰書，因牠含有攻擊政府愚民政策，和推翻宗教的深意。

高倍二氏的戰爭，結果，母容說，倍氏是勝利的。高氏雖有一輩少數的斯拉夫民族愛護派的贊助，而倍氏則有民衆爲後盾。

故二十年後，高氏的餘音，早已沉沒了，而倍氏的勢力，直達於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的物質和無神兩派之文學舞台上。

二十世紀初，俄國發生了攻擊唯物主義的反響，然而俄民的宗教信仰觀念，始終沒有恢復從前牠固有的地位，鮑爾希維克主義得無形地散佈出去。

綜觀以上所說，而知俄民信仰真神與否問題之討論，已起始於十九世紀中葉了，嗣後俄國社會人士，有捨此逐彼，或捨彼逐此之概，而終沒有採取折衷地位的。這是甚麼緣故？其故因俄國大多數人民好走極端，而其走極端的理由，是因採取折衷辦法，須加研究和參考工夫；而俄民性格直爽，缺乏忍耐性和勇敢性，遂易爲潮流所轉移。此外尚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存在着：就是基督教之流行於俄國。教俄民信仰，是出於政府的強迫，不是俄民中心順服的。而且起初的傳教士，來自東方，教中重要職務，都由外人擔任。及至教務進展後，國人自任其職，用不到外人代庖的時候，民衆宗教信仰心，仍是弱而不堅，這也無非是因爲政府令人民信仰宗教，含有政治野心，使人民見着教士，如見了政府的監察人員，那裏還有誠正的信仰心呀？雖說教士中不少好與平民接觸的人，與人民以好感，然而他們所主張的，首在發展教務，着重表面的禮儀，顯不到宣傳真光，和人生修養諸問題。這種重外輕內的傳教方法，對於怯弱的俄民，很是危險的。很能使他們抱迷信觀念的。照尼各老倍爾地夫說：基督教傳入俄國，只把俄國做成一個半歸化的國家。俄民既乏澈底的宗教觀念，所以一遇着鮑爾希維克主義——過激主義山崩海嘯的打下來，就束手無策，只好抱不抵抗主義了。不知俄國的宗教信仰，幾時還能復興，須知俄民幾時可有覺悟心與自決心。

蕪湖安慶途中的雜感

徐宗澤

洛陽遊記已於上期「壽終正寢」了！幸而最近我又到過蕪湖和懷寧（安慶），給我一些資料，可以再做一篇遊記。但這次名不曰遊記，而曰途中的雜感；因為這樣，我更可自由地寫出余之感想；若曰遊記，須記些「遊」的事實出來了。事實不可空造，寫時也須顧到客觀，較雜感難寫；雜感者是我主觀之所覺，自然更貼切可寫下了。

這次到蕪湖的動機，是這樣的。蕪湖天主堂所造的內思中學校校舍已竣工，定於十二月十六日行開幕典禮。該處的耶穌會會長神父，請徐家滙姚院長去參與；院長因公務在身，不能前去，因要我去做代表。但我也很怕出門，兼之今年本誌之改新，資料增加不少，我一人很感忙碌，有不能維持之勢，所以起初猶疑，不即決定。繼而得到丁汝仁司鐸肯助我閱雜誌印稿，我於是決定去了，且更擬再前進直到安慶。

又蕪湖的巴司鐸適到上海，來接新從比國回來之吳修士，定於十四日乘十一點夜車回蕪；我於是決定同他們去了，路上不致寂寞，夜間動身，又可省時候。晚九下叫了汽車從徐家滙到北站是夜天甚冷，臨行時我有許多感想，許多畏縮情形；但已經決定前去，我的意志堅定不移。到了北站一切買票手續完備後，即入車廂尋到座位，整備假寐了，起初二等車中人不多，不一下座位竟滿，所以很不舒暢。二三等車，都有水汀，故夜間不甚冷。十五日晨七下到南京下關，即到下關天主堂作祭；蓋是日為主日也。

作祭及早膳畢已近九下二刻。巴公等即轉乘蕪湖汽車前行他們的路程；我在首都過了半天；乘公共汽車到狀元境舊書坊採訪有何方志；費去了一下半鐘，竟不得到一部。於是喚人力車到漢西門天主堂，拜望張路加總鐸，寒暄五分後，即辭出，到司法院同仁街甘司鐸處午膳，蓋與甘公約定也。甘公是耶穌會美籍人，前年曾在首都震旦大學法文專科當教授，今居此處為籌備開一英文學校。我們只二人，談笑甚歡。既而余又到下關乘江南鐵路到蕪湖去了。下關遇見上海震旦大學才院長及前揚州震旦大學附中校長山司鐸，和震旦大學胡文耀校長我們是同車去了。于斌神父在中華門亦上車同去。四下開車，車上一路談話不少；七下二刻到蕪湖了。

到了蕪湖車站，就有孟神父等候招待，乃改乘人力車到蕪堂；及到堂前我即聽得有人呼「徐神父，徐神父」的很秀雅之上海聲音，原來是一位上海的康思誠神父。康神父前在英國與我同學，是一個老友。他在蕪湖教區傳教已多年。我們於是同晚膳，晚膳後又談話多時；十下二刻我去睡了；一夜睡得很舒暢。

十六日晨五下起身，做彌撒，早膳。八下盧會長神父在內思學校新堂內舉行大禮彌撒，我去與祭；彌撒畢同上海的卒試神父晤談多時，教此間新聞；參觀新校，十下三刻行升旗禮，舉行校舍開幕典禮，牠的紀事已在上期教中新聞中刊布，不多贅了！

午後同朱佐仕許兆福二司鐸至江邊參觀主教公署及聖母院；

該處住院很清潔很幽靜。至論內思新校很廣大，共有四層，在蕪湖一衆學校中要首屈一指。將來天主教之專業當有很大的發展，是可預卜的。

是日晚我即乘太古公司的黃浦輪船到安慶去了。六下二刻乘人力車到碼頭，輪船還未到，七下二刻左右到了。長江的輪船我第一次乘，一切的一切都不知道，我於是得到許多的經驗。我在碼頭上時，有賣船票者來，他們賣票討價還價，我心中就發生許多的疑慮；他們又問船客要否要否，使我更莫名其妙了。有一人且常跟隨我，送我上輪船，領我去看統艙房艙，說這裏好，那邊不好等等。因為在輪上只一夜，所以我不到大萊間裏去，就在房艙中擇了一舖。這人要我買票，我說待賬房來買可了；但他糾纏不堪，并說出來賺幾個錢，我乃買了一張黃票。不久茶房來說頭買的票，要去換票，他爲我換了一張藍票，票上也不刊票的價錢。過了二下鐘查票來了，他通過了，我想一切手續完備了，可以放心了。

從這事上，我有許多感觸，就是行駛長江的輪船公司組織的制度不良，爲客人很感覺許多不周到處，給茶房和一般依恃輪船活命的人們，許多舞弊作惡的地方。輪船公司豈不知道，但是故意這樣的。茶房據說工資甚少，且有不給的，故任他們用種種不良的方法，在客人身上攫取銀錢；并且一切不道德的行爲買賣禁止的物件，都可在輪船上發生。一切罪惡拐人都可和輪船人勾引而做。輪船真正代表一個穢濁的小社會。這次我生活其中，過了一夜見到許多下級社會掙扎活命的情形；因爲許多的事情都是由生活問題所逼成的，所以要研究社會問題，最好和下級社會同起

居，同生活，方能透切地認識他們。若我居在統艙中，更能深切的聞見一切了。

再有一個感觸，就是我國的貧窮問題真太深刻了，下級社會的生活真太苦了，在上者當設法改良之必要。我們中國人富者太富，貧者太貧；社會之繁榮端賴一國中的財富支配得平均；至少下級社會中人能有飯吃不致饑饉不給，現在反是，有權勢的人反而榨取中下級社會人的錢財，因爲上級社會中人有權力威勢，所以貧弱者惟受他們的宰割而無可奈何。而上級社會的中人呢，又受制於列強經濟之侵襲，上剝奪下，強剝奪弱，一級剝奪一級，所以中國國家安得不貧，中國人民安得不貧呢？勿說這是社會主義的思想，試細察中國社會之貧窮問題，并細閱教皇良第十三及庇護第十一的勞工通牒，你即能知道我們公教中人對此嚴重之貧窮問題，如何有責曉示有權勢豐富之人當如何救濟貧窮人耶？

十七日晨五下起身，輪船進行甚緩，我站在甲板上，即做一切神業，并呼吸清鮮的長江空氣，離安慶尚遙，過四個鐘，十下一刻方到碼頭，碼頭上就有一位修士等候我；因安慶會長神父打有電報到此所以有人來接待。坐人力車不一刻已到天主堂；我即做彌撒；彌撒後拜望神父等，承他們竭誠招待，有賓至如歸之樂。安慶聖堂不甚大，然甚幽雅，有大家戶的氣概；神父的住院係新建的，散心間在最上層甚大，能俯瞰全城，長江則在其東，令人心開神暢也。午膳後同馬先生出遊覽，先到安徽通志館繼至舊書坊尋覓方志得到民國本英山縣志一部。繼又去參觀安徽省立圖書館。這館的地址，原是安慶舊藩署，於民國十年劃分的；雖甚廣大，但不有近代圖書館的模樣；吾國的許多的圖書館，除了

國立北平圖書館有新式的建築，可和歐美爭美者外，其餘都是舊式的。館內分普通閱覽室，雜誌參考室，兒童閱覽室，本省文獻室，歷史民俗陳列室等。館中的藏書，以前敬敷書院，及高等學校移存之書籍爲大宗。該館中藏有安慶府志，和州志等幾部不多的方志。承該館館長吳天植先生引領參觀，得益不少。

圖書館後，參觀安徽省立安徽大學；該大學遷入新建築之校舍，雖不甚大，然尙整齊。學制分文學院，理學院，農學院，現在學生有三百數十名，學費不甚大；校內設有圖書館。

參觀各種文化機關回堂，已五下鐘過了。卒由黎總鐸導引參觀聖母院，該院係耶穌孝女會姆姆所主管，內有預備進獻堂會的學生四十二人。

我因時間關係，是晚六下二刻，即乘輪回蕪湖。承安慶黎總鐸，顧司鐸等殷勤招待，並誠意留駕，我深深地感激。晚膳後即喚人力車到碼頭，乘三北公司的輪船回蕪湖。我原來欲買統船票以便與下級社會人生活，得能深知他們的心理，與夫社會情形；但到了船上，我無勇氣，又購了一張房艙票。房中共四人，二人服務於教育界，一人在航空處當職務；我們通名道姓後，不久即睡了。一切的一切，經過如昨夜，無甚特別要點，惟在此船上的茶房，都是上海人，似整齊一些。五下二刻到蕪湖。三北公司也無碼頭，船在江中停泊，小三板船都來載客到岸；在黑暗之中，從輪船上，登三板船，人很擁擠，又你搶我奪的爭先，毫無秩序，又無維持的人，這種無紀律混亂的事情，實在惟吾國可以看見。公司既又不知組織一制度，便利船客之往來，又任人舞弊，予船客的不利，真正可惜！三板船上的人，又亂呼先生先生你到

我船上，那船上，又有一般靠船客活命的低級遊蕩人，介紹你到這船上，那船上，於是即索取船資，開口一元，減到六毛大洋，四毛，二毛等等。你不照他們的要求，他們要恐嚇你，說船不開了，或其他類似之言。這種無紀律的組織，實當改良。總而言之，低級社會中的人們，生活艱苦，所以寄生於一營業機關上，敲索些錢財，掙扎生活。這種狀況，可憐亦可惡；有社會責任的人們，當爲他們籌一生計。中國下級人中的貧窮問題深刻普遍化，實在爲社會上的一個隱憂。我國老百姓忍苦耐勞，受種種的壓迫，而安天樂命，真爲所罕見的，巴望天主可憐他們，俾得認識真主，得享永遠的福樂。

十八日到蕪湖碼頭五下二刻，即僱人力車到天主堂；六下二刻作祭，早膳。捫擋了一切乘十下四十分江南鐵路火車回南京去了。此鐵路係商辦，甚舒適，車上服務的人甚有禮貌，茶每杯十銅元，茶葉也很好，較之長江輪船情形，有天壤之別。火車上的乘客恐比輪船上多，爲何有很好的秩序；輪船上呈顯一種混亂情形；其最大的弊端，因爲無組織，并且有意或無意的任憑人們的作弊。

車到南京已二下三刻，由江南汽車轉送至下關。買了火車票乘五下鐘車，回上海，至北站已夜十一下，即喚祥生汽車回到徐匯已十一下三刻。我即不失一分鐘光陰，很迅速地解衣就睡。因爲此次出門共四足天，二夜在火車上，二夜在輪船上，好好地睡在牀上，惟在蕪湖一夜。

今寫此雜感，以刊本誌上，本無刊印之價值，惟洛陽遊記已登完，作此一篇，補充篇幅而已。

陸徵祥晉鐸的鱗爪

吳應楓

陸徵祥氏晉鐸的種種盛說，散見於中外各報，本來用不到多費了，但讀了比國安德肋隱修院出版的傳教區雜誌後，覺得於這事，有幾點當補充的。

(一)宗座秘書處，二一，五，一九三五發出的公函：最可敬神父，我很榮幸，得給你說，聖父讀了你本月十三日的信，非常滿意，因為從那里，他知道剛恒毅總主教，將於聖伯多祿禮日，陞你為司鐸，聖父明悉你那不久當陞祭台的意念，很動你的心，使得你對於這莫可形容的福寵，覺察到最深的知恩心，他的心，遙遙和你結合，為頌揚天主，給那曾任中國外交總長者，預備一這樣光明的日子。聖父除預祝六月二九日，是滿被主寵的一天外，為表示他父親的同情，賜你和一總參與你的首祭的人，一個最特別的宗座退福，最可敬的神父，請你接受每個人的慶賀和友誼。

樞機巴則利

(二)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託南院長帶呈陸公道賀的照片上寫着下面的幾句話：你是司鐸——起來 食 你的道路是浩大的 直到天主的聖山。

(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樂道愛人，蔣中正題德邵道粹，徐世昌題敬天敷教，汪兆銘題明燈普照，相伯馬良題與造物遊，陸伯鴻的聯語是：看破紅塵，棄人爵而修天爵，得償夙願，離世光而入道光。

(四)比王賀電：在這你晉鐸的榮日中，我定欲給你一最活

潑的同情心的表示，我極誠懇地希望你的修士的性命，你的奇美的命途的花冠，如你政治的性命，同樣地豐滿。

(五)凌其翰代表中央政府，參與典禮，席間有一篇很中肯的演說辭，現我在下邊，譯出幾段來。你是仙鶴，上飛於九泉，但你仍篤愛你的祖國。在你的徐光啟小傳裏你寫：徐光啟的一生，是使外教者明知天主教鼓勵，指揮，扶植真正的愛國運動，各種德行，在公教道理的認識和修行當中，吸收他們的光明，力量，和大成。公教是科學的朋友，公教絕對不是一愚夫的會，或外國人的任何組織。徐光啟為我們信友，是一個愛國的模範，中國文化的師傅，公進會的先導，學問傳教的前驅，超性性命的主保。你的生平可與徐公的生平，後先相映。但你又高出他一層，因為徐公終生不過一世俗人，你今已為修道士了。

(六)酒筵席上，銀濤雪浪般的演說，實在美不勝收，但最足以令人眉飛色舞的，要算那席終時，全體的祝詞。這個祝頌式，開始於第九世紀。他們祝頌教皇庇護第十一的口號是，基多教會最賢明的司牧，祝頌中華和中華民族的口號是，她的復興，是一具千年生力的復興。祝頌剛主教的口號是，他第一個領中國神父聖主教，他今天欣然覆手於真實的中國的赤子頭上，祝頌陸公的口號是，忠於他的祖國者國家的依賴，公教的隱士和司鐸，祝頌中國的外交團的口號，是國家的干城，公義和平的常勝軍，在那軍中，天主選擢了一個司鐸。

隨筆

澤

九十六

二十四年九月份衛生月刊中，有蠅之繁殖一段，說：總計一個雌蠅在夏季可傳九代，每代可產蛆卵六次，每次二十至一百五十枚，故一個雌蠅，一夏季內可產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蛆卵，其數頗足驚人。

九十七

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這是千真萬確。所以人活在世上第一要名聲大，越大越好，人要出名聲，現在有一很好的宣傳法，就是播音。每日在播音台，你若大吹特吹，你能有的街頭一一要播出來；如是久而久之，你的名字，自然宣傳到全地球，你的名聲大了！

九十八

人們都說科學萬能，科學之能力誠大，能遠隔兩地的人，彼此用電話來通聲氣；隔山絕水的地方，用飛機去達到；這都是科學的賞賜。但科學雖尋出許多新發明，究不能令人要至一地，只要有一意思即能達到，不必用飛機，鐵路，輪船，電車，汽車。若人將來有此輕捷之能力，則科學真萬能了！

九十九

人的精神有限，做了這事，便不能做那事；多做就要疲乏；所以作事要保養力量，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有許多人故事保養，不肯竭力盡職，這也是不對的。還有人不肯為人出一些力，即

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肯爲之。反之，他自利自私之心甚深，如能僭人一分便宜，即去佔取。他於是心滿意足。此等人的意志，不高尙，自然可見。

一百

天下最易管的，是無知無覺的物，你要放東，就東；放西，就西；有覺的動物已有些難管了；譬如一羣羊，一羣豬，你牽來牽去，有時也不肯隨你便了；路旁一塊草牠們偏要去吃了；一條狹小的路，牠們不肯前行了。至於有知覺的人，是更難管了；因爲有自由之意志；你不能用威權壓迫他，不能用利祿誘惑他。所以管人是件難事，必也曉以義，喻以理，尊重其人格與自主權，方能成就。可惜有許多管人之職者，一旦權柄在手，不甚注重這點。

一百一

徐文定公孫女許母徐太夫人之子許讚曾自致什雲南按察使歸里後，著有寶輪堂稿，（見婁縣續志二十五卷，人物傳）卷五中有鶴沙自序一篇；承陳援菴先生抄示一份，非常欣感。許氏先世汴梁人，避紅巾之亂，南遷至華亭之張庄，繼築宅於田村，廬舍墳塋俱在田村，人謂田村許氏云。續曾父歿於順治十年（一六五三）葬於北庫；其母歿於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亦葬於北庫。許樂善繼曾高祖也，著有適志齊集，未附許氏闕族良規，云有義田百畝，專爲族中之貧窮者，其田在華亭縣一保三區二十二

圖上草字野云。」

婁縣志卷十四名蹟：「南京通政使許樂善墓在呂岡涇崇禎中
救葬」

婁縣續志卷十一名蹟：「按察使許績曾墓在四十一保三十五
圖」。

一百二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松江，特喚人力車到田村去查訪許母徐太夫人坟墓，查不到。田村離葦城約五六里許，在西門外，村上有一聖堂，聖堂之南約半里，有許家宅基，遺址尙十分清楚，可惜現爲一塊荒地而已。宅基之入門處，有一石牌樓，據該村鄉老說數十年前，尙遺下石柱，近已拆除；許宅有南宅北宅，中間以河（宅河），因而分南北宅。某鄉老太對我說：她的曾祖母常常提起許宅河中遊龍船，許家小姐等開窗而玩賞焉。許家房屋甚多，造屋用自造磚以造之，因而有南寨北寨；許家之盛況可知。

許家之東有許宅老坟，然無大規模，舊坟已不可考；新的小坟反而不少。許太母之坟在北庫，該村人說五庫近張庄，離葦城約十六七里；該處墓坟很大云。張庄係許氏老宅，因而葬在該處，也未可知。此次我未及前去，後來有機會再去。

一百三

此次我在松江若瑟醫院，午膳前有人送一病人來，據說已無盼望，不可救藥了；醫生都回絕了。此病人係在某店當賬房，人們知道他不可救了，但送到醫院爲什麼緣故呢？因爲外教人以爲別人家的人死在家內，是不利的，故送他到醫院的。但是天主教

欲救此人的靈魂；管病的姆姆勸他進教，他一一答應，領洗後，不多時，即故世，計在醫院內不過三點鐘。可見天主教上智安排的奇妙了！

一百四

十多年做什誌的編者，苦於無新思想，以供獻閱者，因爲無論如何人的知識是很有限制的。這次松江光啓中學校長吳應楓司鐸請我到松江，爲若瑟醫院姆姆代他做彌撒，我帶了自來水筆，紙頭，想在空閒時做一些隨筆。但絞腦挖心，竟無好思想生出來。無已，述我所見罷。鄉下的農民現正在稻田中，密密陣陣地堆有稻堆，真如無數的坟墓。我問農民今年收成如何，他們說有歹起好；大約每畝收二石至三石之間。還租若干？他們說：一石或多或少。可見農民自有田家樂，恐較編什誌的更多快樂嗎？

一百五

松江的市面是很大的，另外在西門外，街路都是石頭鋪的，有府城的氣色。因太平天國的亂，府內的居民，受苦不少，昔日的元氣，不能盡量恢復。我在二十歲前，因應府考道考的緣故，到松城已經多次。現在在西門車站旁，有許多新事業的發展；如同松滬長路汽車公司，若瑟醫院，光啟中學，新松江社等等。今晨我到城內湯雲谷筆莊，買了許多筆，同他們講論筆的優劣，得了許多知識。

一百六

要考定徐文定公孫女甘菊大許母徐太夫人之生卒年，本非易事，幸有她的子許績曾所著寶綸堂稿卷五中有鶴沙自序，可以推

算·續會殿試策填「應殿試舉人臣許續會年拾陸歲」，續會殿試，在順治六年（一六五九）依當時習慣少填七歲；太夫人故世在康熙庚申十九年（一六八〇）年七十三歲，時續會年五十四歲·續會父於順治十年癸巳（一六五三）故世，時太夫人年四十六歲·太夫人死於一六八〇年，時年七十三歲；推算之當生於一六〇七年·康熙壬申三十一年，續會年六十六歲，是生於一六二七年·

一百七

許續會鶴沙自序中云：「庚申（一六八〇年）秋八月，母偶患疾，忽謂侍者曰：『吾九月初將謝世矣，但朔二日吾子誕辰，姑緩之；誕辰與忌辰同日非吾願也。』余驟聞斯言，魂膽駭喪，但細察情景，言語安詳，神氣清朗，無異平日；心驚疑不定，至九月朔旦與續會訣曰：『汝為吾故，誤汝八年進步，此後汝當自勉矣。』余泣對曰：但願母壽百歲，為子者亦得息肩藏拙，於願足矣·設有不諱，自揣年近六旬，斷不能再奔走於四方也·母色喜曰：『審如是，我心安然矣。』朔三日乃長逝」·

太夫人之死日，是她自己預言的；艾儒略傳太夫人亦有是說，足見太夫人之聖德大矣·

一百八

一個學校有一個學校的校風，如同一個家庭有個家庭的家風；這種校風養成了，於是就難改了·雖然學生每年有新的，校長先生和教職也要換的；但是這種已成校風，根深蒂固，難於改革，所謂積重難返是也·所以開辦學校時，當局的當留意到此點·

一百九

我們中國人都喜歡吃，尋口福，山珍海錯，費去多多的金錢·至於婚喪喜事，又大大的鋪張，即傾家蕩產，而場面不可不顧·若每人每家菲衣薄食，恐每年要省下許多錢，國富民庶了！

一百十

人們都說寫國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阿貓阿狗都能著書立說；今日在雜誌上刊佈一篇論文，明日在報紙上捏造一段新聞·因此現在書坊所出版的各種刊物，大半是無價值的·

一百十一

因為人有自由的意志，所以幾時要合作一件事，須先將二人的意見調和，就是要志投氣合，方能工作·若二人的意見不同，即是彼此忍耐，互讓，亦難久持的·

長輩待小輩，最大的德行，是容忍小輩的缺失·因為小輩作事有許多難處，有非長輩所能領悟者·若長輩無容忍心，則小輩不堪其苦了！

若你要得到人們的感情，第一你要遷就人，要幫助人·要有謙下心；不要求利，不要自私，不要評論人·

若你要人看重，你有小學問，小才幹，不要自高自傲，目空一世，你該當謙虛，不求人知·若你過事宣傳，要人擁護你，不久將要失敗的·

有許多人喜歡宣傳別人的長短；因而無形之中，別人受許多名譽的損失·這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

信箱

論婚姻

澤

主任先生：素聞貴誌，刊佈許多護道之文，為社會所重視；敝人有一疑問，敢質之先生請明以教我。

敝人自民國十五年自大學畢業後，到法國去遊學，當時我在中國已經結婚，二十年秋我回家，我在法國時，因得天主之聖寵，已經領洗進教，不料回家後，父母不以為然，不認我為其子；我妻亦然，日夜侮慢天主，必欲我背教而後可，又不肯與我平安同居。我活了這種苦生活，已有四年之久，用許多方法勸解，均屬徒然。去年冬因友人介紹，得入某公司供職，在公司認識一女同事，她亦是教友，性情非常溫和；我們由認識而結友誼，由友誼而入戀愛之門，將談及婚姻問題了。該女士說我既然是教友，該當有一女教友做妻子。當時我聽了她的話，不以為然；既而亦動心了，但是怎樣做法，方可？

鄭秋芬

答曰：我在答你此問題之前，先將徐宗澤司鐸所著之聖事論「論婚配」中一段抄錄如下：

「教友之婚姻，一經成立，而又同居，有夫婦之關係者，則事已有內性外性之不可分離矣。然聖教會有所謂保祿之特恩（Privilegium Paulinum）者，即一外教人已經完姻，領洗入教，而其對方，或夫或妻，不肯受洗，不欲與在教者同居；然輕慢天主，或引誘在教者得重罪或反教。此時通知對方後，在教者，可以再娶再嫁。聖保祿答格林多人：第一書第七章第十五節以下：問：「夫婦一人奉教，一人不奉教，是否可以同居？」曰：主雖未明

言，我係主之宗徒，代為說明。若彼不奉教者，甘願與同居，不相妨害，即可伉儷如前，若其不願同居，自願離去，聽之可也。」

此婚姻可分離之能力，在聖洗之效，故依聖教會新法典一一一九條，即異端人所付之聖洗，若有效者，亦能享此特恩。又第一一二六條，謂第二婚姻成立時，第一婚姻始無成立之效。

從此言之，先生既已領洗，成為耶穌基督之肢體，而在教外者之夫人，既不肯進教，又不肯和平與先生同居，且又侮辱天主，又引誘先生背教之危險；在此情景中，先生可以享受保祿特恩，而娶一在教者之婦。惟在娶之前，須正式通知外教婦，離婚及再娶之事，為要。幸也先生已認識一教友女子，若果性情投合，似可進談婚姻問題；但有一事告知先生，即婚姻定當之前，當稟告貴本鐸，受其指示，則得圓滿之解決。

敬啟者近來世風日變，人心日非，婚姻一端，亦受歐美風俗之影響，而大有改變。昔時，子弟在父母之命，謀約之言之下，婚姻尚不致大謬。現在青年士女開口自由戀愛，而美善之婚姻反不多觀。余有一子將在某大學畢業，但不幸亦染了現代思想，前年為他所文定之女子，厭其舊派，不識字，不善交際，故多次促我解約；他自己，聞已與某女同學結識，將要訂婚。他母聞知此

事，日夜不安；女家呢，亦屢來責問，余訓斥他，終亦鮮效。在此情景之中，不知如何？

貝信誠。

答曰：現在青年的婚姻問題，實為一件難於應付之事。先生所問者，是關於訂婚及解約問題。今先將此二問題之原則，為先生言之，然後論處置之法。

婚姻乃男女授受己身之契約，契約，是一協定，彼此負責，或共行一事，或共止一事，或交給一事也。

婚姻契約是至神聖的，非任何契約可比；因此契約之對象乃立約者之男女本身；別種契約之對象，乃一物事而已。又婚姻契約為教友們，即是聖事，聖事是契約，契約是聖事，不能分離。

為此，有效力的契約，須有下列的條件：

一，立約者該自情自願，即有遵守契約義務之志願，且在外面該當表示出來。

此志願所以妥完全自主的，就是懂明白的，真心要的；自願接受的。

二，立契約者，對於自身，能完全自由，無妨阻的。如同不有別方面之婚姻束縛，及阻當。

三，當事者已滿七歲，并已開明悟。

注意：凡從畏嚇，權勢，及錯誤而立之契約，視其被動之多少，能影響於契約之效力也。

婚姻契約之訂立，亦有一定格式，依聖教法典第一千〇七條：「婚約須由當事者及本鐸或主教，或者至少二証人，一同繕寫簽押，否則，視為無效。」

婚約之遵守，為一重要事件，蓋關於公義也。

婚約未結婚之前，有相當理由，可以解；此種理由如下：

一，當事者互相情願，約即解除；

二，約上如規定時期，過期，已無守約之責任；

三，訂約後，如有結婚阻當之發生，則婚約失其效力；

四，訂約而又與他人結婚，雖有過，而已無踐約之可能性；

五，訂約後而任何方面願入修會，或欲登鐸品，或守貞，則約亦解除，

亦解除，

六，有神長之特別寬免。

除此而外，一，婚約後，任何方面凡身體上及精神上，有重大之更變，如癲狂，神經病，缺鼻傷目，又或傾家蕩產等情；二，凡一方面對於婚約不忠信，致害貞操；三，凡二方面的父母不滿意於婚約，恐後有不睦之事故發生。在此三情景中，亦能解約。

以上所舉婚約能解決之理由；但婚約關於人與人之忠信，道德，公義，故無充足理由，萬不能輕易為之；否則，一方面之損失當補償之也。

訂約及解約之原則，既如上述，今為先生借箸一籌焉。

答曰：令郎既染有現代思想，不滿意於他的未婚妻，先生可用方法，婉勸一番，曉以理義，同時可令他的未婚妻，入學受教育，學一些新式，以成全婚約為上乘。如果失敗，惟有解約之一途。但是女的方面，既無錯處，須補償女家的一切損失，并且女子是弱者，一日解約，再要與別人談婚姻，畏首畏尾不敢了。所

以進行的一切手續，當多為女子方面着想。一般有為的青年往往趾高氣揚，與其不滿意而勉強結婚，不如早為解約，各自平安為妥。所以為父母盡了訓勸以外，不當逼促自己之子女，任他們自由決定可也。

逕啟者我是女性，自中學畢業後，想修道的；但因身體不康健所以居家的。不料我的姊夫來為我說親了！說道：某某自從某中學畢業後，就到法國去遊學，在外用五年的苦工，考得博士銜頭回來了。此人，人品極好，學問亦好，父母雙全，家中也有四百畝田，開典當二處；說得活龍活現，我的父親一口承認；母親呢，更加高興，說道：下主日請你約他來吃一頓便飯；讓我們自己看看。下主日，姊夫同此博士果然來了！我在樓上遠遠地見了，一視之下，見他不很長，塌鼻；當時我就有一種很不自然的厭惡心興起了！後來他們吃飯時，我在隔房靜聽他們談話，豈知這位小博士又是口吃，話一句說話要用許多的筋道，我聽了三分鐘，耐不住了，我就走開，我的厭惡之心於是更加利害了！但是我的父親很嚴厲，他一定要做成此事；我的母親呢，聽了男家是富有，以為女兒有福，將來有吃有穿了！但是我決計不要；我一定不嫁，我居家守貞。請神父指示一切。如神父刊佈是信，萬萬不要寫出我的名字，為荷。

答曰：來書詳述訂婚問題，此關於府上及女士之事，未敢參與意見。惟婚姻為人生之大事，當慎之於始，謹將當知之倫理原則，為女士述之。

婚姻乃自由之男女授受己身之契約，故當事者彼此當出以自主之意，且當表示於外也。

自由之男女云者，即男女二方面均無婚姻之阻當，因婚姻契約二方面均有權利與義務之接受也。

自主之意云者，即心中自情自願，表示於外云者，即用言語或別種標記，宣布自己之意思。

當事者，當即男女二方面互相情願，單方面不足也。

因此，一、當事者不知婚姻為何事，此等意願，自然不生效力；但凡已開明悟者，不能謂其必不知也。

二、錯誤：即人之本身問題，如以為瑪利亞，而非瑪利亞，乃亞納；此意願亦不生效力。但關於人品之錯誤，不在此列，如嫁娶某某，因其為富貴，有才學；豈知其不然。

三、凡被強權，恐嚇，怖懼，因而結婚者，當視其輕重；如無重大恐嚇，即係情願，婚姻有效；如重大恐嚇，或監禁，或失家產，或懼死，能奪去人之志意者，不生效力。

上言結婚當有之自主意願，女士閱之當能知所處矣。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於當事者不能施以免強，或恐嚇，而當事者亦必堅定志願，不為環境所支配。但女子意志薄弱，往往易為情感所轉移，而女士不然，有堅決之意志，可賀。惟有一言告者，即女子不修道，在家守貞，亦當謹慎考慮為要。

敬啟者僕出身是浦東的李家巷，素來是種田活命的，一家五口，還不致饑餓死。但近年來，田地沒有出息，所以我於民國二

十年到上海謀生活。因得浦東同鄉友人的介紹，就尋得一樁生意，我於是就在霞飛路某先生家借了亭子間住了；每月租洋六元，尙算便宜的。我又叫妻子也出來，一共活命。豈料妻子不慣上海，鴿棚大的房子的居住，就生病了；請醫吃藥，也無用；延長三個月，去世了！我於是借債爲她料理喪事；後來仍在上海活命。我的房東僱有一個娘姨，做日常家中的事體；不知她是什麼地方人，聽她的口音，不接近上海的人。她的夫也在某店做出店的，不幸死了。我們二人既然是鰥夫寡婦，卽爲彼此互助起見，住在一起了。到底我是一個教友，她是外教人，良心上不平安，不知如何做法。我又不敢去見上海神父，回去也不能在本堂神父前開口。現在惟有寫這封信，問問貴報，請爲我想一妥當的方法，救我出這個危險境。

○○○謹啓

答曰：先生離去農村生活，到上海都市來謀生，遭遇許多不順境事，深同惋惜。所問婚姻問題，是關於天主教教友之本分，先生想係老教友，爲何冒昧從事。同居之前，不回去問本堂神父，婚姻如有阻當，在結婚之前，須解除之。教友與外教人結婚，是一個阻當；所以須求神長之允准，并遵行一定之條件，方可。依聖教會法律，教友結婚須在本堂神父，或主教，或代表本堂神父之前，又須有二見証人。此律凡二方是教友；或一方是教友，一方是外教，或異教；皆當遵守。否則，婚姻無效力。

今按先生之情景，一，有宗教方面之阻當；二，不按聖教會規矩結婚，故在聖教會前，不是正式之夫婦。

如先生仍願與該婦同居，須即到本堂神父前去，說明理由，由本堂轉得主教之准許，與教外人方能按聖教會禮節行婚配禮。

總之：先生不要恐懼，良因一時之錯誤，故犯此誠命；現在只要速即料理，去見所在地之本堂，神父慈善爲心，必成人之美，一切事本無難處，只要力行，盡勇往之哉！

*

*

*

逕啓者我於十五年前和劉英芳女士結了婚，我們兩人是很和愛的，已經生有三子四女；但是我非富有之家，經濟十分拮据，子女成行，上學讀書的四兒，每年學費非數百元不辦；家中只我一人生產，上還有老母，每月所得一百數十元俸金，真是難於活命，養活全家。若天主再賜我小兒，真要死了！近日我購得一本講節制生育之書，種種方法講得明白；倒也不錯；神父以爲我們教友，爲担負家庭經濟起見，可以實行否。（後畧）

答曰：天主賜先生許多子女，得有一美善之家庭，恭喜先生。許多公郎令媛，將來長成後，不特能揚名聲，顯父母，并且能爲國家和聖教會做許多有益的事；真可預卜也。

所問節制生育，是萬萬不可行的，因爲是違背婚姻的宗向，牠的宗向，是在傳佈人類。結婚的男女，自然當盡夫婦之本分，又當善盡一個人善盡自己之本分，是良心所要求的；善盡夫婦本分，不特是好的，且在天主前有功勞的，所以天主必定要降福的。若不盡好夫婦的本分，有罪過了，節制生育是不盡好夫婦之本分，所以有罪過的。

現在在書坊內有許多是類之書，他們所言的理由，似是而非，萬勿被惑爲要。且此等妨害道德之書不能翻閱，不能保留。先生是熱心教友，萬望慎之，望依恃天主之上智安排爲善。

憲法草案修正全文 (續)

(文中兩端有此 \sim 雙括者爲立法院修正者)

第五節 考試院

第八十三條 考試院爲中央政府行使考試之最高機關，掌理考選銓叙。

第八十四條 \sim 考試院設院長一人，任期四年，由總統任命之，考試院院長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

第八十五條 左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一)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二)公務候選人資格，(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第八十六條 考試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六節 監察院

第八十七條 監察院爲中央政府行使監察權之最高機關，掌理彈劾，審計，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

第八十八條 監察院爲行使監察權，得依法向各院，各部，各委員提出質詢。

第八十九條 監察院設院長一人，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九十條 在國民大會閉會期間監察院院長因故去職時，由監察委員互選代理院長。

第九十一條 監察委員由各省，蒙古，西藏，及僑居國外國民所選出之國民代表各預選二人，提請國民大會選舉之，其人選以國民代表爲限。

第九十二條 監察委員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九十三條 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員違法或失職時經監察委員一人以上之提議，五人以上之審查決定，提出

劾案，但對於總統，副總統，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之彈劾案，須有監察委員十人以上之提議，全體監察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查再定，始得提出。

第九十四條 對於總統，副總統，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

院院長之彈劾案，依第九十三條規定成立後，應向國民大會提出之，在國民大會閉會期間，應請國民代表依法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爲罷免與否之決議。

第九十五條 監察委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決，對外不負責任。

第九十六條 監察委員除現行犯外，非經監察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第九十七條 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

第九十八條 監察委員之選舉及監察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五章 地方制度

第一節 省

第九十九條 省設省政府，執行中央法令及監督，地方自治。

第一百條 \sim 省政府設省長一人，任期三年，由中央政府任命之。

第一百〇一條 省設省參議會，參議員名額每縣市一人，由各縣

市議會選舉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一百〇二條 省政府之組織，省參議會之組織職權及省參議員之選舉或罷免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〇三條 未經設省之區域，其政治制度以法律定之。

第二節 縣

第一百〇四條 縣為地方自治單位。

第一百〇五條 縣自治事項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〇六條 縣民關於縣自治事項依法律行使創制複決之權，對於縣長及其他縣自治人員依法律行使選舉罷免之權。

第一百〇七條 縣設縣議會，議員由縣民大會選舉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一百〇八條 縣單行規章與中央法律或省規章抵觸者無效。

第一百〇九條 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大會選舉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縣長候選人以經中央考試或銓定合格者為限。

第一百一十條 縣長辦理縣自治並受省長之指揮，執行中央及省之委辦事項。

第一百一十一條 縣議會之組織，縣議員之選舉罷免，縣政府之組織及縣長之選舉罷免，以法律定之。

第三節 市

第一百一十二條 市之自治除分別規定外，準用關於縣之規定。

第一百一十三條 市設市議會，議員由市民大會選舉之，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一百十四條 市設市政府，置市長一人，由市民大會選舉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市長候選人，以經中央考試或銓定合格者為限。

第一百十五條 市長辦理市自治，並受監督機關之指揮，執行中央或省委辦理事項。

第一百十六條 市議會之組織職權，市議員之選舉罷免，市政府之組織及市長之選舉罷免，以法律定之。

第六章 國民經濟

第一百十七條 中華民國之經濟制度，應以民生主義為基礎，以謀國民生計之均足。

第一百十八條 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其經人民依法律取得所有權者，其所有權受法律之保障及限制，國家對於人民取得所有權之土地，得按照土地所有權人申報或政府估定之地價依法律征收或征收之，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其所有土地負充分使用之義務。

第一百十九條 附着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

第一百二十條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以征收土地增值稅方法收歸人民公共享受。

第一百二十一條 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整理，以扶植自耕農及自

行使用土地人爲原則。

第一百二十二條

國家對於私人之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爲有妨害國民生計之均衡發展時，得依法節制之。

第一百二十三條

國家對於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易應獎勵指導及保護之。

第一百二十四條

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國家公營爲原則，但因必要時特許國民私營之，國家對於前項特許之私營事業，因國防上之緊急需要，得臨時管理之，并得依法收歸公營，但應予以適當之補償。

第一百二十五條

國家爲改良勞工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及救濟勞工失業，應實施保護勞工政策，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施以特別之保護。

第一百二十六條

勞資雙方應本協調互助原則，發展生產事業，國家爲謀農業之發展及農民之福利，應充裕農村經濟，改善農村生活，並以科學方法提高農民耕作效能，國家對於農產品之種類數量及分配，得調節之。

第一百二十七條

人民因服兵役或公務而致殘廢或死亡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救濟或撫卹。

第一百二十八條

老弱殘廢無力生活者，國家應以相當之救濟。

第一百二十九條

右列各款事項，在中央應經立法院之議決，其

第一百三十條

依法律得以省區或縣市單行規章爲之者，應經各該法定機關之議決，（一）稅賦，捐費，罰金，罰鍰，或其他強制性收入之設定，及其徵收率之變更，（二）募集公債，處分公有財產，或締結增加公庫負擔之契約，（三）公營，專賣，獨占，或其他有營利性事業之設定或取銷，（四）專賣，獨占，或其他特權之授予或取銷，省區及縣市政府非經法律特許，不得募集外債，或直接利用外資。

第一百三十一條

中華民國領域內一切貨物，應許自由流通，非依法律不得禁阻，關稅爲中央稅收，應於貨物出入國境時征收之，以一次爲限，各級政府不得於國內征收貨物通過稅，但因改良水陸道路，而對於通過舟車征收之使用費，不在此限，對於貨物之一切稅捐，其征收權屬於中央政府，非依法律不得爲之。

第七章

第一百三十二條

教育

中華民國之教育宗旨，在發揚民族精神，培養國民道德，訓練自治能力，增進生活知能，以造成健全國民。

第一百三十三條

中華民國人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第一百三十四條

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機關，一律受國家之監督，並負推行國家所定教育政策之義務。

第一百三十五條

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詳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一百四十四條

學術技術之研究發明，予以獎勵及保護。
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由國家保護並保存之。

第一百三十六條

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人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詳以法律定之。

第八章

附則

第一百三十七條

國立大學及國立專科學校之設立，應注重地區之需要，以維持各地區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均等，而促進全國文化之平衡發展。

第一百四十五條

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第一百三十八條

教育經費之最低限度，在中央為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區及縣市為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其依法律獨立之教育基金，並予以保障，貧瘠省區之教育經費，由國庫補助之。

第一百四十六條

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命令與憲法或法律抵觸者無效。

第一百三十九條

私立學校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或補助。

第一百四十七條

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

第一百四十條

僑居國外國民之教育予以獎勵或補助。

第一百四十八條

憲法非由國民大會全體代表四分以上之提議，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不得修改之，修改憲法之提議，應由

第一百四十一條

全國公私立學校設置免費及獎金學額，以獎進學行俱優無力升學之學生。

第一百四十九條

提議人於國民大會開會前一年公告之。

第一百四十二條

學校教職員成績優良，久於其職者，予以獎勵及保障，其年功加薪及養老金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五十條

本憲法自頒布之日施行。

(完)



教中新聞

●教廷覆蔡寧總主教函 去年九八大會閉幕後，宗座駐

華代表蔡總主教將經過情形，呈報羅馬教宗，最近教廷已覆函蔡總主教，獎勵備至，特將原函譯錄於後。

蔡總主教台鑒：頃教宗祈讀閣下來函，得知中華公教進行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已獲圓滿效果，此實諸位傳教士殫心竭力促進此極適合時要求之團體，而教友無論新舊，皆踴躍參加該項團體之佐證也。此惟使聖父忻慰，而不致其驚異，蓋人類最高幸福，植基於聖教信仰，凡從事於傳教工作者，無不曉然於斯義，然此外又應竭力引導他人，俾獲得同樣信仰，既因聖事而投效教友行伍中者，不得半途棄伍，惟應堅其初志不以個人師法基多而已足，且當使引多人服從於耶穌政權之下也，在神職系上，加入此種教友之協助，活動力加強，則於傳教事業之前途，必能計日進展，此固聖父所深祝禱，而對參加中華公教進行之衆人，尤其閣下，特祈天主，錫以多恩，並以特殊之護愛，施以宗座降福，順祝道祺。

教廷秘書長巴則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華諦岡。

●前任宗座駐華代表剛總主教陞任傳信部秘書

長 北平迺茲府宗座代表公署，今早三點鐘由華諦岡廣播電

台傳來消息，前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繼前任薩洛帝總主教陞任傳信部秘書長職。

傳信部秘書長之地位，頗為重要，自部長以下，其重要職員

，即為秘書長，其前任秘書長薩洛帝總主教，數年來對於傳教區之經營擘劃，知者無不羨稱，教宗於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之御前會議，被簡任為樞機主教，其秘書長之職，即行辭却，遺缺乃由剛總主教陞補。

按剛總主教任宗座駐華代表十一年之久，關於傳教區各種情形，認識極清，尤其對於中國傳教事業之促進，不遺餘力，功高勳著，所有中國教友，無不愛戴，後以勞瘁過度，致影響其健康，乃返國靜養，近來已恢復原狀，聖父即投大遺贈，着陞任此繁重職任，我人聞之，當不勝其為傳信部得人賀，尤不勝為傳教區域教務前途進展賀。

●華諦岡國際公教刊物展覽會 展覽的性質和宗旨

華諦岡國際公教刊物展覽會是羅馬觀察報為紀念他成立後七十五週組織的，當作全世界各地公教印刷界獻給當今教宗庇護十一世的禮物，因此證明公教日報和期刊的精神與光榮。

展覽會初意，只展覽所以成這種精神的工具和機關的公教日報，雜誌和定期刊物，可是最緊要的，是表示公教印刷界的重大與需要，和他已經完成，而應當完成護教，與宣傳公教思想，公教風化於全世界的工作。

印刷技術的進步，歷史的發展，應當詳述，附以証據，當對人生相關的一切問題，各報特立一表，促人猛省，因公教刊物是現代公教生活的工具和明鏡，這是為展覽會最注重的，因此華諦

開展覽會的宗旨是雙重的。

一、召集公教記者、出版界和印刷界於全世界公教之宮，使他們陳述自己的工作，而在參觀全世界公教刊物以後，得到最須注重的策略，除了知恩的確切證據，還得到對最後進步，最後美滿效果的有益方法，和最洪量的犧牲的鼓勵。

二、在此最重最複雜的印刷問題之下，復生公教友的利益，是使他們的思想的宣傳和普遍化的不可缺少的方畧，雖是輕便的工具，可是每日奮鬥的現代生活中，是全能而不可減少工具，展覽物品●展覽物品中，有公教日報和定期刊物的主筆、經理和編輯，還有他們所屬的組織。

公教印刷事業的工作，組織和會社，各種公教學院和機關在每個範圍內對公教刊物的產生。

展覽會中允准接收的，是日報雜誌、期刊等之狹義的公教的而且奮鬥的就是公教忠實的聲音，顯然的宣傳，衛護公教風化和道理的，常服從當地神長的指導的。

一、評論報、一種雜誌，和一切要展覽的最後的允准，是由大會中央委員會裁決，其好的展覽物品，將賞以獎品。

章程●展覽會分以下三股，第一股的對象，是公教印刷界在技術上，在發展上，在社會事業上的進步，教人家認識全世界印刷界的現狀，明瞭宗教的、風化的、社會的問題，和每日的定期的刊物的關係，參觀者能批判報紙的技術，如新聞和消息的傳遞、通訊的方式、編輯和各版的合作（政治的、經濟的、藝術的、文藝的、體育的、時代的歷史的、普通的等等）（三）技術與管理

的組織，現時代公教記者和編者的知識、技術、經濟等處境，都要顯呈出來，其他方面，因表格、照片、和展覽品等而發生公教印刷問題在複雜和重要現狀的印象，公教會常視這一枝軍在基多戰士的手中，因此這股的總目標，是回想以往的教宗主教和公教最有名的思想家對印刷界所作所言的事，這總程序的工作，由久已工作的專家經理，為使搜集極嚴密選擇的，和最合乎批判與技術的方法

組織委員會也把各地印刷事業的公共處境的研究付託給專門的人，叫他特別注意公教印刷事業，他為這目標須作一詳細的表，研究印刷問題各方面的觀察，而盡情地討論，其他各種問題，也已按照日報、雜誌、印刷事業等，記者公會、通訊社和公教刊物等的特質而分寄了，要是各地都有回覆，那末，就能搜集新的而極有趣味的材料。

第二股，各國都有特別展覽部分，由各該國展覽委員會負責管理，各國總部都能自由在該會場布置一切，可是中央委員會可指導各國委員會選擇最合宜的展覽品。

一、全國公教印刷逐步的發展，重要印刷界為宣揚聖教和他們訓誨——家庭——學校——社會事業宣傳的圖畫文獻。

二、各地公教印刷界的現狀和絕對及相對的表格文獻，可以確定公教對印刷事業的真相進行。

三、各種印刷事業的雛形，無論他怎樣無影響，就是很少可供研究和做效，也當列入。

四、公教印刷界對公教和公教生命所表示的一切服務，如對

知識界·風化·文化和當地社會的進步等。

在各國展覽室中·當然展覽各地出版的日報·定期刊物·雜誌等·估量他們足以呈現在某一地方的公教印刷物的歷史的發展和現狀。

這第二股的特別事務·是傳教地的展覽·用當地色彩·和他們特別的問題·而普遍不知道的性質·傳信部專事搜集原始的資料和特出之點·使多數人覺得驚奇。

各國展覽室中·另留幾處展覽報界和印刷界特別重要之件·
第三股·這一股負責各種刊物的特出之點·按照他們的內容來彙集·而作他們原本的副估計。

這股內·為公教進行會和傳教士的傳信事業特留榮譽席·
這股的組織委員會要求公教進行·青年·婦女等總會的合作·公教婦女總會早已由烏脫來克公教婦女聯合會國際委員會從事工作了。

歐美兩洲各地傳教合作刊物已經搜集了·由傳信部宗座傳教會放置在特別地域。

東方禮公教定期刊物·已經東方教禮部收集·將作首次展覽·將較一般想象的更多·更有趣味。

此外也將按照質料的秩序·按照先後的秩序而收集公教進行各種特別事業·合理組織的定期刊物·和各學校及各大學的定期刊物·由修院和大學聖部監視之·完全公教的刊物·各本堂的神學·哲學·歷史·科學·文學·藝術等性質的刊物·和公共敬禮的刊物·都能特別使勞心者感覺興趣。

這股的另一部份·將收集各種修會的定期刊·將把各修會對定期刊物的工作·有所指示·比較重要修會的總會院裏早已準備可觀·很有興趣的材料。

這第三股的一切定期刊物·將使能研討地展覽。

電影片室●華諦岡展覽會將設置一室·專門展覽幻影和電影片·使更完備·更增光各部展覽的材料現已攝製一某大報的組織和生命的新影片(譯自 *Observatore Romano*) (錄宗教與文化)

●華籍方濟各聖院會李修士在意國登鐸職略誌
本年在意國亞細西城 *Assisi* 祝聖華籍司鐸·已登意國各報章雜誌·並附影片·鄙人有動於心·略記數語。

按此日登司鐸職者二人·一係意大利人·一係吾國陝西高陵小戶里村人 李鐸指正·在意國約四年·即完畢神學·隨求教宗允許·小願後第二年·即發終身三大願於本年六月九號聖神降臨主日·八月十八日於本城主教前領受神品職·因李君係方濟各聖院會華籍首期第一位司鐸·故於慶日·特形優盛·除本會司鐸修士數百外·參盛禮者有在中國傳教暫時回國之白夏二司鐸·及四位華籍修士·此日早·一切祝聖禮儀皆與本國同·不必多誌·然在此日午餐廳內·則不同·有中·意·辣演詞·文皆華美·意義深長 徐君多默致華文演詞·夏司鐸譯以意文 李司鐸李君·末後以意文華文答謝·白司鐸將華文譯成意語·便眾皆領悟·每次演詞畢·眾皆鼓掌·而對中文·則詞前詞後詞中·皆加倍鼓掌歡迎·因其曾未聞華文演詞也·此日中文高談互演·宛如在本國然·次日新司鐸行首祭·於本會聖方濟各墓上·輔聖祭者皆華籍修

士在新鐸前領主者。除二百修士外。教友不知其數。李君因係方濟各聖院會華籍首期司鐸。特蒙本會總長允諾。遊歷意國各名城。在各大堂亦唱大禮彌撒。望彌撒者人山人海。在新鐸前領主者極多。以致彌撒後。兩臂困乏。輒不能舉。其領主之多可想而知。新鐸祝聖後兩月。已遊遍全意大利。不日即返國。乃於陝西安康（興安）方濟各聖院會教區。宣講福音。使未認真主者急速向化以邀天福。是其志也。 意國來稿

●新加坡聖伯多祿與聖保祿大堂公進會舉行二

週年紀念

（寵光社新加坡通訊）新加坡聖伯多祿聖保祿

大堂公進會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第二週年紀念慶祝。上午八時由凡高爾普司鐸 (Rev. Father Van Goy) 獻謝主大禮彌撒。

當日下午二時 於祈禱後。由公進會長李慶元先生舉行揭幕禮。向冒雨前來參加之會員致謝。李君對出席之六十餘男女會員講演。并謂彼從此次集會之熱烈觀之。即知此乃每位會員情願為公進會之福利與進步而盡責之表現。其後李君又追述上海惠濟良主教之言曰。一人不能以其己之所無者給予他人。渠因是敦促每個會員前進以補救此弊。如遇有未可逆料之情況發生即以應付。此即必須成立一宗教問題研究班。彼此交換意見。庶幾可防個人兼可協助他人認識公教。更可引人走上真實信仰之大路。

其後勞司鐸 (Rev. Fr. Becheros) 亦有長篇演說。對於公進之真精神有詳細之敘述。對於全體會員之與聖教會惟一元首合作加以讚頌。司鐸更作進一步之方言。謂公進會之存在不自今日始。

自我等主耶穌基利斯督升天以來公進會即已存在。是以全公教之世界必須在一元首領導下工作。此一元首總管全部「肢體」。如一「肢」脫離軀幹。則此「肌」也必將立感痛苦而不瞬間即為死物。

柯心容先生（出席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舉行全國公進大會之新加坡代表）報告上海舉行全國公進大會之全部情形。至有興趣。柯君并向會員報告。謂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對新加坡之派遣代表出席公進全大會至為忻悅。曾為馬來亞 (Malaya) 之公教信友與全體公進會員舉行主教降福。

其後。林裕勝先生報告最近訪問上海之經過。聖伯多祿聖保祿華文學校現任教授兼將來之新「中英中學」校長岳國華（譯音）對公進會致賀。并勉勵聽眾繼續彼等之良善工作云。

●高麗主教膺受高麗政府獎狀

（寵光社高麗漢城通

訊）高麗政府以聖教會對國家文化事業輔益良多并對於社會秩序之維持亦極致力。故特頒贈獎狀與銀杯於三位高麗主教。以紀功勞。而致敬意。該項獎品係於漢城舉行政府第二十五年紀念典禮時頒贈者。

三位主教為：漢城代牧區。巴黎外方傳教士。元主教 (Bishop A. Laroche) 大邱代牧區。巴黎外方傳教士。安主教 (Bishop F. Demange) 元山津代牧區。本篤會士。辛上院主教 (Bishop B. Sauer) 三主教會與政府人員參加銀慶典禮。并均列上座。

此外，高麗傳教區於最近馬來拉總主教 (Archbishop Paul Marilla) 來高麗訪問時，亦頗膾炙政府之敬重，政府曾派軍隊歡迎，全國各地政界要人均皆熱烈招待，高麗鐵路亦供給總主教車輛乘坐，概行免費云。

●印度人民將全歸公教

(龍光社科泰亞姆 Kottayam 通訊)

印度最近公教傳教事業，異常發達，在中特拉凡科耳 (Central Travancore) 森加奴 (Cengannur) 附近有無數低級印度人民，將皈依真教，在加拉加特 (Karakad) 已有五十一個低級 (Palayak) 人民已受加爾默羅會 (Carmelite) 司鐸之付洗禮，在南渡孟加倫 (Nedumangalam) 亦有一百零三名低級人民領洗，並最近將有其他部落，亦將領受聖洗。

阿森·舍拉奔其中部 (Cherapunji, Assam) 之教區係由撒肋爵會司鐸創立，已有二年之久，聞現在進教者有四萬二千人，另有極多部屬已在準備受洗。

全印度居民將棄其素極尊敬之印度教而皈依公教，並將以其寺院改為天主堂，以便教友在內祈禱。

香馬加皮拉姆 (Shannuaparam) (棄印度教後所稱者)

係都落高林教區 (Tuticorin) 之一村莊，近已全部奉教，五十家印度低級人民之外教家屬，已全受聖洗聖禮云。

●印度倍斯華達教區教務發達

(龍光社印度倍斯華達通訊)

近據印度倍斯華達 (Bazwada) 教區會長格拉西司鐸 (Very Rev. D. Grassi) 去年報告，該區公教教友人數驟增，於一九三四年有教友二萬三千九百八十八人，今年 (一九三五) 已增至二萬

七千七百零一人，即每於一千人中增加一百七十五人，而其他全印度教區祇每於一千人中增加不過三十五人而已，在此新進教中，有二千六百四十五人為各族之印度教，而六百六十五人為督反教，於安德勃且撒 (Andhra Desa) 及其他印度地方之督反教人，現已大部份傾向公教云。

●上海徐家匯鴈司鐸被選為法國科學研究院通信員

(龍光社巴黎通訊)

法國科學研究院擬為其地理學及航海學組織舉一通信員，最近經大部分同意，乃選定一遠在海外之天文家，地理學博士兼地壤學家鴈司鐸 (R. P. Legan)，鴈司鐸現任上海徐家匯觀象臺臺長，該臺係耶穌會士在中國之第一等建設之一。

鴈司鐸曾與何維克先生 (M. Holweck) 共同發明一鴈何二氏擺 (Holweck-Legan Pendule) —— 重力測量器，動作簡便，測量準確，司鐸曾以該器在全中國西部與歐洲大部份試驗云。

●山西洞洪教區新聞

山西洞洪教區修道院修生，申斯德望潞城人，前往安國若翰小兄弟會保守，現今此期已滿，已應准穿上會衣，會名在德兄弟。

德來兩級女校教員，兼學監，陳端靜女士前年投入安國德來小妹妹會，已於十月三日聖女小德助撒瞻禮，穿上會衣，名德來妹妹，為作洪瑪德來女校之紀念，現正在初學時期，又前由德來女校高級小學，畢業女生，成靜和 (澤州人) 亦已於最近期內，前往投入小妹妹會，現名貞德女士云。

洞洪教區新修道院建築在城南二里許孫家園村建有聖心小堂

·已於去年十一月四日·行祝聖典禮·修道生三十八名·由汾陽劉主教行大禮彌撒及祝聖儀式· (來稿)

●雲南濫泥箐教務近況及三十六名保守榮受主 教付洗之誌略

余久仰素負盛名之濫泥箐畢司鐸及他所作之教務·每欲到彼觀光·以資借鏡·幸而今春蒙主宏恩·得領鐸品後·委任青山口備修院教職·相距不過五十里·故與畢公常有往來·曾到彼遨遊二次·得償夙願·因略悉畢公之為人·及該堂教務近況·(濫泥箐乃敝省路南縣東南隅夷民·住在的一個村莊司鐸畢公亦係夷族)·號景星·字徽祥·年逾花甲·精神猶健·德容道貌·藹然可親·提倡教育·不遺餘力·曾歷任昭通路美邑等處本堂·各處遺澤民教·自調任濫泥箐以來·迄今廿載·努力熱心傳教·創辦學校·翻譯夷語經言要理·最近建築一宏大之聖母進教之佑聖堂·成立公進會·教務教育蒸蒸日上·領洗教友千餘·初級小學捌校·學生肆百餘名·曾出司鐸一位·現送入辣丁修院·肄業之修生·亦有十餘名·公深知世態潮流·隨機應變·地方屢經匪患·該區團結鞏固·安堵無虞·去秋主教羅公·初次巡閱滇南教務·見畢公傳教有方·頗為發達·遂畀囑助陸涼路南三縣總鐸榮銜·蓋有以也·夫濫泥箐位居甯南邊陲·交通梗阻·文化滯塞·民俗風化自為·一般辦教育者·所不齒及·自畢公闡教是地·民俗煥然一新·以夷族神父·訓導本族人民·事半功倍·進步自覺快速·既經真教化導後·學校林立·人材倍出·民智頓增·毋乃我聖而公教會·以博愛之精神·促進任何民族之進化·與夫物質文明之確証乎·目前該堂有保守學生五十名·畢公

乃稟讀主教·親臨付洗·以資鼓勵·主教亦惠然允諾·十一月十六日駕蒞青山口修院·不才的我·亦蒙邀請·得隨主教前往參加付洗盛事·既至濫泥箐·該堂教界學生千餘人·出村迎迓·種種設備·自不待言·即日主教考問保守要理·應對如流者得考取三十六名·次晨教友躋躋滿堂·七時半主教行付洗禮·既而彌撒·而堅振·十一時禮畢攝影而散·主教因公務忙迫·第三日動駕回省·余亦院務關係·隨之離此·令人欽佩之夷族堂口·邁返修院·追憶此事·在吾滇南雖非絕後·却是空前·聖教廣揚·固屬上主洪恩·要亦人事係之·該司鐸近復集款建築高小校舍一所·業已購地興工·該堂以往既有偉大成績·未來尤有無限希望·皆畢公之勞作也· 雲澤九寄於青山口備修院

●雲南成立大修院 (寵光社雲南通訊)

雲南教區大修院已於十二月二日開班·上課有修道生十九人組成第一神學班·該十九人中·七人屬雲南府代牧區·四人屬雲南昭通監牧區·五人屬四川寧遠府代牧區·三人屬貴州南龍代牧區·雲南府代牧區雍守正主教(S. F. Mgr. de Jonghe)曾將該修院委託於法國巴黎省區之須而比斯會士·現該修道生等對雲南之氣候感覺安適云·

●貴陽教區消息三則 (寵光社貴陽通訊)

(一)貴陽教區前受紅軍侵擾·當被官軍擊退·後因種種情形·此間司鐸不得已而離境·堂中房屋·全被軍隊駐紮·有數處竟已駐十月之久·故使該處司鐸陷於異常困難·彼等僅讓司鐸臥室一間·學校亦不能開學·教友不敢前來望主日彌撒·軍隊開拔後·地方各種事業將漸次恢復·而我公教工作亦可從事進行·

(二) 桐梓及遵義二處堂房屋，確已受相當損失，住所及更衣所先被紅軍搶劫殆盡。紅軍退後，官軍又來駐守，因此遵義之堂內，其器已全烏有，更衣所內洗劫一空，糧倉所存之米，亦遭同樣不幸，所幸聖堂尚未遭劫，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在桐梓方面，聖堂內有一渾身像被兵士擊碎，苦路像及辦神工架亦被毀壞，門窗，全被拆下，而聖堂中之裝飾，已損壞殆盡，故此司鐸須重置一切應用器具，垣牆亦已被拆，牆磚用作爲山坡上防守之小堡，欲重建此垣牆，須有鉅額經費也。

(三) 今夏赴滬參加上海公進全代大會之貴陽代表，係由貴陽乘飛機至四川重慶，僅一小時半，若陸行爲時需十有五日，方始到達重慶，且天時炎熱，於此種不良之陸路上，極不易易，在交通方面，已証中國已有極大進步，然代表由滬回時，自重慶至桐梓，乘垂古式橋子，需時八日，再由桐梓乘長途汽車二日始抵貴陽，若仍乘橋子，則須七日方可到達，且該段陸路異常可怕，危險已極，然現在當局從事整頓，已稱太平，此種情形，對於傳教，可云方便，當局對於路劫土匪，已勦滅殆盡，沿途有軍隊防守，故行路者已不復遭遇不測矣。

●北平輔仁女子中學近況 (龍光社北平消息) 此間之輔仁女子中學原由本篤會修女創辦，三年之間，成績卓著，去夏該校已由聖神會修女接辦，更求發達。

按聖神會修女在中國各地從事教育有年，自該會會長與修女來平以此間爲該會之中心後，中國教育界之名宿均立即相率來任

前校之房舍地址均不適宜，經校當局幾度物色遴選，乃購妥新房一處，頗感適宜，乃立即著手從事改造課室宿舍，并於九月九日正式開班上課矣。

九月初間另有該會四位修女由美國經歐洲來華抵平加入該校，於規定課程之外，分別担任美術音樂功課，該新校之建築現雖未完全竣工，而學生之來註冊者并未見減少，於此具見一般人士對該校之認識與學生之熱誠，校中教職員之努力，該校前途之發展，可預卜也。

此新校經舉行特別莊嚴典禮奉獻於瑪利亞聖寵之母云。

●主徒會第一位留學司鐸回國 (龍光社北平消息) 宣化愛瑪塢主徒會，係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總主教所創，專爲培植青年聖召，實行文化傳教爲目的，成立雖未十載，而南北有志青年獻身入會者，頗爲踴躍，故人才輩出，會務進展，三年前，會士郭若石司鐸首先赴羅馬留學，在聖亞博理納 (St. Apollinaris) 宗座法學院專攻神俗法律學，今夏畢業，考得法學博士學位，郭公留學期間，並研究聖鮑斯高慈幼會教學法，頗多心得，茲於十二月二日乘意郵康德凡蒂號抵滬，公已被任爲宣化恆毅中學校長，故在滬考察文化教育事業後，即於十二日搭車赴京，參觀首都新建設，然後北上履新云。

●甘肅教區被共軍蹂躪 (龍光社打箭爐通訊) 月前盤据甘肅青海之共產軍，已退却殆盡，祇於綏靖北部一帶，尙稍有其後衛部隊，衆料地方解，危險已過，而自六月間彼來擾後被毀之殘善教區，亦可漸次恢復，不幸尙尙前及其部衆，復行竄回。

三處被佔，當時教區形勢，亟形可危，當共軍進佔崇化丹巴時，居民逃避至打箭爐，一無所獲，然而在此恐怖地帶之可憐民衆，家屬離散，老者投水自盡，兒童走失，時有所聞，慘淒景況，令人酸鼻。

而打箭爐之倪華主教司鐸及教友等，亦將遷移，幸賴中央軍及保安隊之防杜得宜，而李暴水司令又復出示安民，故仍居留未作逃計，但當地存糧無多，而商人因被擾亂，未敢前來，故備受饑饉恐慌。

瀘定冷積等之司鐸，亦如磨西面之方濟各會司鐸，時時暗地探問地方情形，以防萬一云。

●九江監獄典獄長邀請當地教區神職界參觀監獄

獄 (寵光社九江通訊) 本年五月間九江監獄典獄長劉公蕃

滋曾邀請九江本堂羅司鐸 (P. Rossignol) 及胡司鐸參觀監獄及二百六十名犯人，該獄完全新式，管理得宜，且對犯人之待遇亦極良好，當時劉公對聖味增爵會教士之治療獄中病犯表示感謝，大意謂渠個人極欲每日來獄中看視獄中病人，因獄中醫生只担任診視，對於病人并不供給藥品，又謂獄中本有道德訓練教習一位，但對於獄中犯人之感化力量甚微，公教道理對於犯人之指導，安慰，極易感動彼等，訓之改惡為善，故深願得神職界之輔助對彼等加以感化，渠極端歡迎，渠并相信除公教道理可以變更犯人過惡外，別無良法。

劉公之請求經稟告杜保祿主教 (S. E. Mgr. Dumond) 後，主教對此等不幸人士極為憐恤，即命胡司鐸至獄中傳道，獄中原

有佛像，胡司鐸更懸以天主聖像，至於其他之迷信匾額，均改換福音詞句，每主日及每一主日中三日胡司鐸均往獄中指導，彼等均極感動，入教信主者極夥，并有多人曾於臨終時領受聖洗，此外，仁愛會修女亦至獄中為犯人治療瘡疾創傷。

十一月四日有九名重犯得邀特赦，獄中曾舉行莊嚴儀式，軍政兩界要人均各蒞止，來賓有四人講演三民主義，最後胡司鐸向犯人講演，對彼等加以勸告，辭情並茂，犯人為之動容，此一講演使犯人獲益實非淺鮮。

監獄為表示感謝起見，曾贈送聖教會匾額一方，對聖教會讚頌備至云。

●南京聖若瑟醫院開始建築

(寵光社上海通訊) 南京國籍教區，前定在首都小桃園地，建立公教慈善醫院，業經陸總會長伯鴻，與上海代牧兼代理南京惠主教商妥辦法，籌備與建築，惟按南京市府工務局章程，一切偉大建築，須將圖樣工事公佈一年後，無人異議，始可開工建築，現經陸總會長鼎力，與土地，財政，工務，衛生等局疏通，皆願竭力幫忙，故即蒙市府破格照准，一切手續辦妥，即得開工建築云。

●美籍耶穌會士在南京之計劃

(寵光社北平消息) 上海美籍耶穌會士主辦之中國雜誌 (The China Tell) 中有甘爾耐司鐸 (Rev. James F. Kearney, S. I.) 一文，內容陳述謂美籍耶穌會士依照會長屢次申明之明顯的願望一起始在南京所希望者，終有發展成為東方一有力的影響。

一目前所企圖者乃建立一大學宿舍，以為上海金科中學或國

內公教學校之優等畢業生等可寓居舍內。有神父爲其知識的與道德的指導。開辦之始。對於寓舍學生人數取甯少而優良。勿多而濫的辦法。如是以此爲中堅。庶幾可爲中國完成有價值之事業。

「耶穌會所屬轄之美國各省區已經贊同協作。并經要求以卓越會士。有經驗之研究家及專家來華輔助。爲教授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高等算學等部門。」

「此外。并計劃出版中英文雜誌一種。以公教態度解決各種現代問題。在全國改造之艱重工作上。可予中國領導者以莫大之幫助。至於各種公開討論會等。或由耶穌會士出席指導。或由無線電播送。亦在計劃中。」

「該寓舍設於南京。十一月二十日費尼幹該士 (Brother T. E. Finnegan) 已離滬赴京。幫同甘爾耐司鐸佈置該寓舍一切云。」

●上海拯亡會修女在揚州之新事業 (寵光社上海通訊)

江蘇揚州公教傳入甚早。但幾經災亂。教務遂致不振。近年來上海惠主教對該地教務異常注意。加派中西得力教士。增建聖堂學校。教務進展甚速。

十年前在揚州設立震旦公學。爲上海震旦大學預科分校。頗受當地仕紳信仰。近鑒於公教中等女校尙付闕如。故特委上海拯亡會修女前往籌備。今秋開辦初級女子中學。定名「達德」。已有學生百餘人。除聘請世俗教員外。拯亡會中西修女擔任教務者共有八人。揚州大家閨秀報名求學者頗爲踴躍。故已關地另建新校舍。預料明春落成。可招收學生三百餘人。前途發達。正未可

限量也。

又該會修女平日對於慈善救靈工作。甚爲熱心。除辦理教育外。又施診給藥。嘉惠貧病。揚州外教育嬰堂。已邀請修女爲堂醫。故能乘醫治嬰孩之便。代洗病孩云。

●徐滙中學聖母會年會 (寵光社上海通訊) 上海徐滙中學聖母會創立至今已八十二年之歷史。自前載舉行八旬大慶後。規定全體會友每年集會一次。俾已出校之會友重振在母校時虔敬聖母之熱忱。法至善也。

本年第二屆常會。已於十二月十五日在校舉行。到新舊會友二百餘人。晨八時公望彌撒。聽道領主。十時在校中三樓會場開會。一時唱歌。報告。提議。選舉。頗爲熱烈。末由耶穌會桑會長司鐸到訓詞。正午在禮堂聚餐。適寧波戴主教因公來滬。亦被邀列席。席間並致訓詞。二時與衆會友在該校劇場觀童子聖體軍表演聖方濟各沙勿略行實。中間並有畢業會友演奏鋼琴提琴口琴。以助餘興。

是日到會者。有進會已五十年之張士泉楊維時二位司鐸。年高德劭。爲衆景仰云。

●上海聖心女子高中行破土禮 (寵光社上海通訊)

公教進行會總會長陸公伯鴻除致力慈善事業外。對於教育工作。亦極重視。創辦中小學多處。如正修中學。設置完備。成績卓著。陸公鑒於公教女子教育。尙憾缺如。特在上海楊樹浦朝陽路購買地二十畝。籌集經費二十五萬元。建築聖心女子中校舍。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晨九時。陸公偕虹口聖心堂院長冷神父前往

舉行破土典禮。聞參加典禮之男女教友有一百餘人云。

●上海震旦博物院一九三五年之成績

(龍光社上海通訊)震旦大學博物院一九三五年之成績有顯著之顯示。出版刊物多種。且院中標本物品亦有大量之增加。

昆蟲學雜誌為該院特種研究之出版物。一九三五年計出十編。英文法文均有。對院中之採集品之研究。約有六十種新採集者。皆予以詳細之說明。此外。該院院長司鐸之收穫。或由司鐸之自行採集。或由他人郵贈。均使研究材料增加許多。而其中以江西牯嶺與廣西省所產之昆蟲居多數。其自別省採來者亦屬不少。

英國皇家亞西亞學會北支會上海博物院院長索味白先最近訪問該學博物院後。在中國美術雜誌三十三卷第六期頁三九著五文有云。一震旦大學博物院昆蟲之採集確為該國中之最重要最完備者。一又云。一該博物院亦有植物標本集。以及鳥類與哺乳動物之採集。均極富豐異常。而此鳥類與哺乳類中有大批之捕獲物。皆係來自東方者。

有安南東捕素象一匹。係死於山谷之間者。今年(一九三五)由上海博物院院長贈與大學博物院。此厚皮獸已趕製成標本。並已供之公開展覽。

韓伯祿司鐸為震旦博物院創辦人。故院西名為Hende博物院。生前曾出版一極有價值之著作。內中臚列軟體動物之研究。該項研究列中國淡水之刊物已出有兩編。一九三六年初將更出兩編。該博物院曾自安南東京收到兩大批蛇類。係爾萊博士所贈。共有四十餘條。將與院中原有之純中國種蛇類併入。

此種科學工作。實堪為該院之榮。吾人茲請更引上海有名博物學家索味白先生之言曰。一震旦博物院乃中國最大最完備之博物院也。一此種稱許。良非過譽也。

●德國公教之盛況

(龍光社柏林通訊)近據德國統計。公教教友佔全國人民三分之一。兒童之受公教教育者。亦佔全國兒童教育三分之一。司鐸及修女在十萬以上。教堂擁有數千萬馬克之財產。據一九三三年調查所得。公教教友有二千一百七十七萬二千零八十七人。在此最近年中。增加百份之四。八。而公教在同時期內。祇有百份之二。此不可謂不驚人之數字。其盛況可知矣。

據地理形勢觀察。德國南部及萊因省西部(Rhineland)為公教中心點。而德國北部及東部之一部分為誓反教中心點。普魯士(Prussia)有教友一千二百五十七萬一千零七人。南部巴利亞(Bavaria)之教友有五百三十七萬零八十五人。比誓反教多有二倍。

公教在德國分為六大區域。有總主教六位。主教十八位。傳教獨立區一處。會口有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七處。管理會口之司鐸有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一人。助理者。有四千人。另有男修會會院五百九十四所。內居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四人。其中四千三百零七人係司鐸。女修會及會院及公共團體合作有六千九百二十四處。內有男女七萬四千九百五十六位。

德國教育全受政府統制。然誓反教亦依照普通規則。而公教之教師則從公教規例。全六百六十九萬六千七百六十之畢業生中。有二百十六萬七千人畢業於公教學校。聖堂之建築及其內中之美術粧飾。均為名貴珍品。而各會口聖堂及修院等之建築。其價值亦頗驚人云。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爲憑)

十二月廿一日商震自保赴豫就新職 平市各中學奉令提前放假

平津新增日軍撤往漢榆 滬中等學校學生救國聯合會成立 日

陸軍省撥十萬元調查我國經濟

廿二日院部代表到滬勸導南開學生 土肥原自津到平 浙大校長

郭元任辭職 記者公會力爭言論自由 南斯拉夫內閣局部改組

美荷互惠商約發表

廿三日蔣院長令各省市中學以上校長學生代表到京會談 冀東僑

組織強佔塘沽統稅查驗所 國府公布冀察綏靖公署組織條例

復旦大學生等齊集北站決晉京請願致各次車未開出 艾登任英

外相 英陸軍大改編

廿四日行政院決議改組冀省府 國府下令褒揚唐繼堯 商震抵京

程天放首途赴德 請願學生乘車出發 地中海沿岸國允英海

軍援助 英外相艾登就職

廿五日宋哲元到津福多田等商冀東問題 中大學生議決停課三日

津浦路發生撞車慘劇 唐有任在滬遇刺殞命 晉京請願學生

分抵崑蘇一部返滬 駐英阿使爲和平呼籲

廿六日首都及武漢分別宣告戒嚴 陳覺生到北甯路局視事 財部

布告人民攜帶銀幣不得沒收 日俄關係因滿蒙糾紛又嚴重 耶

蘇聖誕節英皇呼籲和平

廿七日僞軍開入沽源城 土肥原飛抵長春 請願學生返滬 汪精

衛親筆唁唐有任夫人 法衆院討論外交問題 阿皇提和議條件

五項

廿八日國府召開委員會 教部訓令變更寒假期日期 榆關松井旅

團撤退 法衆院賴伐與各黨辯論外交政策

廿九日宋哲元在津邀宴日方重要軍官 焦作請願學生離徐西返

歐亞公司巨型機由德飛抵滬 法國賴伐爾內閣獲國會信任 阿

軍分三路包圍瑪城

卅日宋哲元等由津返平 程潛宣誓就職 商震離京赴豫收回牯嶺

避暑地協定簽字 莫斯科又傳日德軍事締盟 西班牙內閣辭職

卅一日國府特派李宗仁白崇禧爲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司令 行政

院決議設置開封市 商震到汴 墨索里尼宣布北敗意軍即將全

綫進攻 俄滿邊境封鎖防疫

廿五年元旦國府命令蔣中正馮玉祥何應欽閻錫山李宗仁陳濟棠第

一等雲麾勳章 白崇禧等二等雲麾勳章賀國光等三等雲麾勳章

陳布雷等四等雲麾勳章 中華民國成立二十五年週年紀念中央

委員在陵園開紀念會國府開慶祝紀念各地舉行紀念會粘嶺英租

界舉行交還接收典禮 劉峙就豫皖綏靖主任 商震就省府主席

楊永泰就湖北省主席 宋哲元在平閱軍發表告四省市軍政長

官書

二日鐵道部長張嘉璈二日深夜過津赴平 北平各大學通告四日復

課 蔣夢麟等滬馬相伯否認各校準備南遷 亞皇向國聯抗議義

機轟炸瑞典紅十字會服務團

- 三日中央對全國教育加以改進尤注意整飭校風 方覺慧的提議設
黃河督辦以統一水利行政組織 潘王就蒙旗匪區司令 傅作義
監督北平公安局長凍希文就職 美總統在國會演詞痛陳侵略危
機決努力謀世界和平並實行兩重中立限制戰爭
- 四日北寧路張家莊發生兇案 偽軍佔據察東五縣 銀行公會停止
公佈准兌行市 美總統羅斯福向國會發表咨文
- 五日張嘉璈抵張垣 蔣院長今晨到滬下午飛京 丁文江在湘逝世
倫敦海軍會議今日重開 意軍續炸埃及紅會救護隊
- 六日馮玉祥就軍委副會委員長職 蕭振瀛抵津訪多田永見商冀察
事件 美海軍舉行操演 東菲意軍準備取新攻勢
- 七日行政院決議呈請嘉獎韓復榘 宋哲元抵保定今日就冀主席職
魏道明許崇智等先後赴港迎胡 海軍會議中法意有新提案 美
國與墨西哥成立白協銀定
- 八日中政會通過輔幣條例原則 宋哲元就冀省府主席職 張學良
飛并晤閻 川越抗議大沽事件 英法艦隊將在地中海會操 意
大利增兵東非
- 九日中常會通過各項法規 華北日武官在津舉行聯席會議 財部
規定舊曆年關暫用現幣辦法 宋哲元自保返平 倫敦海軍會議
瀕於決裂 英法海軍換防
- 十日立法院通過輔幣條例 冀察政委會討論冀東等各問題 日武
官繼續在津會議 意阿兩軍在戈拉海西慶戰
- 十一日粵開迎胡籌備會議 中英文文化協會開年會 日本考慮海軍
會議新方針 羅斯福宣布農業政策
- 十二日土肥原到津 坡垣在青會晤磯谷後復到齊訪問 冀晉軍隊
三路包圍涿源 莫各托夫演講蘇聯外交政策
- 十三日坡垣永見自齊飛平晤宋 蕭振瀛到津訪會土肥原 粵學生
游行起衝突 意阿媾和成迷離撲朔之局
- 十四日行政院決議任張發奎為閩浙皖贛邊區清剿總指揮 冀察綏
靖公署成立 宋哲元到津會晤土肥原 廣州軍警搜查學校宿舍
- 十五日土肥原訪宋談商冀東問題 胡漢民抵新加坡 蔣院長與各
校代表會談 贛贛路南玉般行通車禮 居正葉楚傖東策南下迎
胡 五屆海軍會議最後三議
- 十六日坡垣土肥原離津平沽事件初步解決 蔣院長召見各校代表
軍會副委員長錫山在并宣誓就職 日本正式通告退出海軍會議
- 十七日立法院決議無庸制定不動產抵押法 居正葉楚傖等抵港迎
胡蔣與各學校代表會談已畢 土肥原留津未赴平 海軍四國會
議通過造艦通告案 英軍一旅開埃及增防
- 十八日陳濟棠到港晤居葉等 冀察政會大綱公布 內蒙有獨立謠
傳 民國廿四年份鹽稅收數增加 英外相艾登發表演說
- 十九日胡漢民到港 宋宅有重要會商討論冀東察北事件交涉步驟
國聯行政院開會
- 二十日胡漢民到港李宗仁趕到 迎居葉等均往晤談胡發表聲明面談
話 劉桂堂非殺贛陵平山井徑 陳調元任徐行授旗禮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上海東主教准